【泰托/泰罗托雷】昭和恋爱物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8059455.

Rating:	Teen And Up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s:	ウルトラマンT	Ultraman Taro,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Ultraman Taiga, Ultra Galaxy Fight (TV)
Relationships:	Ultraman Taro/Ultraman Tregear, 泰托, 泰罗托雷, Higashi Kotaro/Kirisaki, 光雾, 东光太郎/雾崎
Characters:	Ultraman Taro, Ultraman Tregear, Ultraman Taiga, Higashi Kotaro, Kirisaki (Ultra Series)
Additional Tags:	Top Ultraman Taro/Bottom Ultraman Tregear, 泰托迦爹妈儿, 虎子是托亲生, 白托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6-22 Updated: 2025-03-03 Words: 61,162 Chapters: 16/?

【泰托/泰罗托雷】昭和恋爱物语

by KakiWein

Summary

这是优幸知道泰迦是泰罗奥特曼的儿子之后给他播放的人类于1973年拍摄的关于泰罗奥特曼在地球的经历的纪录片，泰迦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爹妈的恋爱故事已经被全人类看见了。让我们说：谢谢你，优幸。（大误

白托if
醒脾封建，可能的右位泥塑预警
爹妈儿设定，太阳月亮星星就是吉祥的一家
我流昭和男儿！泰罗/东光太郎X大和抚子！托雷基亚/雾崎
幼驯染双箭头未表白暧昧中
私设开头两集的光太郎已经牺牲，后面的光太郎和雾崎都是拟态、太子登场年龄为7200岁
没错，泰托是在地球有的泰迦，早婚早生，幸福一生（？

【出发！从光之国到地球】

“托雷基亚！”泰罗来到银之广场的时候，自己的蓝族挚友已经在二人总是相约见面的老地方等着他了，这里少有人经过，又能看见等离子火花塔，是泰罗和托雷基亚都很满意的位置。

听到泰罗的呼唤，托雷基亚转过身，冲他点了点头：“泰罗，你来了啊。”然后他很快注意到了这位新晋宇宙警备队队员身上的一点不同。

泰罗也察觉到托雷基亚的视线，于是将左手手腕伸到好友面前：“托雷基亚是在看这个吗？这是赛文哥哥送给我的奥特手镯，说是有了它，就可以战胜任何宇宙怪兽。”

托雷基亚端详了这个手镯一会儿，先是伸出手，却又有些迟疑地收回了手。

反倒是泰罗，大大咧咧地用右手圈住了托雷基亚的手腕，带着他触碰到手镯：“托雷基亚你想摸就摸嘛，怕什么！手镯又没有长刺，不会扎到你的！”

托雷基亚浅蓝色的眼灯闪了闪，有些嗔怪地瞪了泰罗一眼：“我才没有害怕呢！我是想说，这个手镯，好像有点眼熟。”

“没错！杰克哥哥在地球战斗的时候，赛文哥哥也送给过他这样一个手镯，”泰罗虽然是奥特之父和奥特之母血缘上的独子，但是与几位义兄们的感情依旧亲密，说起哥哥们在地球发生的故事，总是充满了热情与向往，“据说这个手镯可以通过念力，变出各种各样的武器呢！”

泰罗说着，还把手镯从手腕上摘了下来，放在托雷基亚手心：“大科学家，请你帮我看一看，这个手镯是不是真的有哥哥们说的那么神奇呀？”

托雷基亚可受不了泰罗的恭维：“我哪里算得上什么科学家，只不过是科技局一名普普通通的员工罢了。”

“在我面前你就别谦虚啦！”泰罗轻轻地撞了一下托雷基亚的肩膀，“佐菲哥哥都告诉我了，你现在在希卡利长官的实验室工作。希卡利长官那么严格，如果不是科技局最顶尖的人才，他才看不上呢。”

托雷基亚没有接泰罗的话茬，在摆弄了一会儿手镯之后，他点点头，“你的哥哥们送给你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虽然我手边没有仪器可以对它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但是也看的出来这个手镯的精巧。只不过，你才刚进警备队，为什么需要这种和宇宙怪兽战斗的装备呢？”

“是啊是啊，”泰罗点头，“这就是我今天约托雷基亚见面的原因了！父亲告诉我，很快就会让我去地球上历练了。”

托雷基亚握着奥特手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似乎是母亲在地球上遇见了一位受伤的年轻拳击手。她说那位地球人和我很像呢！那位地球人也说妈妈很像他过世的母亲，或许这就是羁绊的……”

“什么地球人会像你？莫非他的头上也有一对天线吗？那可一定很难看！”面对泰罗将会离开光之国前往地球，也就是自己要和泰罗分开这件事，托雷基亚内心十分不安，也就口不择言起来。

泰罗有些不满地叉起腰：“托雷基亚说些什么呢！我们读书的时候，你明明还夸过我的奥特天线很帅气来着！你还常常摸它们呢！”

“那是小时候的事了！”本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托雷基亚这下有些难为情，可又不肯服软，只好扭过脸去不看泰罗。

泰罗却是一副备受打击的样子，摸了摸自己耳朵边上的角：“托雷基亚现在是改变想法，觉得奥特天线很丑了吗？那要不然托雷基亚用手镯变出八分光轮把我的天线锯掉吧，不过应该会很痛吧……”

“噗……”托雷基亚想象了一下泰罗没有角的样子，笑出了声，“我才不呢。不过不是怕你痛，是你如果没有了奥特天线，就和赛文哥哥长得一样了。到时候分不清你们，岂不是给大家添麻烦？”

“真漂亮啊……”泰罗感叹道。

“什么？”托雷基亚顺着泰罗的视线看向身后，“等离子火花塔每天都看得到，你每天都要夸奖它吗？”

“不是说等离子火花塔，是说托雷基亚你啊，”泰罗牵起托雷基亚还拿着奥特手镯的手，“托雷基亚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漂亮，请你一定要多笑一笑呀。我去地球以后，也会常常和你联络，告诉你有趣的事情，逗你开心的。”

“有趣的事情？我看是你的糗事吧！”托雷基亚红着脸把手镯重新放进泰罗手里，“还给你了。”

泰罗却没有收：“我想把这个手镯交给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有些不解：“这明明是赛文哥哥给你的东西。我听说奥特兄弟们在地球都曾经陷入苦战，这个奥特手镯，想必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帮上你的忙，如果给了我，你在地球遇到麻烦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没错，就像托雷基亚说的，赛文哥哥是担心我的能力没有办法打败宇宙怪兽，才给我这个手镯。所以……所以……”每当泰罗苦恼的时候，他总是会摩挲起自己的奥特天线。

托雷基亚似乎明白了他的想法：“你觉得被小看了，想证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新加入警备队的队员，肯定有不如哥哥们的地方……”泰罗纠结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好朋友，“托雷基亚，我总觉得你在落选警备队以后，似乎总是不开心，哪怕进了科技局，我也很少能看到你像以前那样笑了。虽然我是觉得托雷基亚能在科技局工作也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进警备队的话……这个手镯这么厉害，托雷基亚带回去研究研究，应该可以做出属于你的武器吧，这样的话，下次考核的时候……”

托雷基亚没想到泰罗会说出这样的话，震惊之余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得调侃：“你是要让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蓝族在警备队考核的时候夹带装备作弊？这可不是正直的太阳之子所……”

“我说了，托雷基亚笑起来的样子很漂亮！”泰罗大声打断了托雷基亚，“如果只有加入警备队才能让你开心起来的话……不过曼哥哥告诉我，你的分数离合格线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如果托雷基亚愿意，在我去地球之前，可以帮你特训喔！”

托雷基亚目前还不太想和泰罗讨论自己为什么想进警备队的问题，干脆岔开话题：“那你什么时候出发去地球？”

“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泰罗捏了捏自己的下巴，“母亲希望我和她遇见的那位地球人一心同体战斗，但是那个年轻人现在受伤了，我得等到他痊愈再出发，地球人的伤总是好的很慢，应该还有一段日子吧……”

然而计划抵不上变化，地球的时间才过了仅仅一周，泰罗就被玛丽通知前往奥特宇宙港，立刻出发前往地球：“妈妈，这么快就要去吗？”

玛丽点了点头：“那位地球人加入了对抗怪兽的组织ZAT队，在驾驶飞机战斗的时候命悬一线，你即使现在出发，也未必能来得及拯救他的生命。倘若你到达地球的时候他已经牺牲，请你以他的姿态继续保卫地球，这个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羁绊的行星。泰罗，我的孩子，你能做到吗？”

“我明白了，母亲。”泰罗闻言点了点头，就准备出发，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同托雷基亚道别。

“泰罗！”一个清亮的声音传来，“玛丽军队长，请等一下！”

托雷基亚飞得太急，以至于落地的时候还有些不稳，是泰罗走上前扶住了他：“托雷基亚？你怎么来了！我还担心没和你打招呼就走，你会不高兴呢！”

“刚刚在希卡利长官的办公室遇见佐菲队长，他和我说了你马上就要去地球的事……”托雷基亚气还没喘匀，就往泰罗手里塞了一个东西，“手镯，还是得还给你！”

泰罗还想拒绝，托雷基亚只得接着开口，但是音量小了许多，几乎是悄悄话了：“在地球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这个手镯你还是戴上更安全。我已经扫描了它的结构，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准备给你做一个更厉害、也更漂亮的……”

“真的吗？你太棒啦！”泰罗闻言，直接把托雷基亚搂进了怀里，吓得蓝族浑身一颤：当着泰罗母亲的面拥抱什么的，简直羞死奥了。

托雷基亚轻轻推开泰罗：“该出发了，不然就晚了。”

泰罗戴上手镯，冲母亲和托雷基亚挥手告别，然后“刷”地起飞，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征途。

玛丽见泰罗已经飞出了光之国，可托雷基亚仍然出神地望着天空，便与他搭话：“孩子……”

托雷基亚似乎吓了一大跳：“玛丽军队长，真的抱歉，我马上就回去工作！”

“不，”玛丽摇了摇头，慈爱地看着这个已经和自家儿子相识几千年、从孩童时期一起成长起来的少年，“我只是觉得，你刚才的样子似乎很寂寞。你不希望泰罗去地球吗？”

面对玛丽的目光，托雷基亚突然感觉到自己所有的心思都已经无处遁形，或者说，在玛丽面前，根本没办法撒谎：“是的，我不希望他去……但是之前的每一位奥特兄弟，都要去地球、保护地球人。”

“不是保护，是经历。”玛丽温柔地纠正道，“就像你和泰罗小时候，到各个星球探险一样。”

托雷基亚有一种做坏事被戳穿的窘迫：“原来您都知道……”

“他在地球度过的时光，也会像和你一起的那些日子一样，成为他很宝贵的回忆。”

“宝贵的回忆吗……”托雷基亚喃喃道，“如果每一段宝贵的回忆，我都可以在他身边的话……”

“可没有人说不可以喔……”玛丽笑了。

“欸？”

【亲星子星 最亮的星】

Chapter Notes

本集 托雷基亚奥特曼 初次登场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虽然奥特曼的飞行速度早已超过光速，但到达三百万光年以外的地球的时候，玛丽告诉他的那位名叫东光太郎的青年人还是已经牺牲在了熊熊燃烧的飞机残骸之中。他的头盔已经碎裂，身上的ZAT队服也被火焰灼烧得千疮百孔，唯独玛丽在为他治疗时留下的那条白手绢由于蕴含着奥特之星的能量完好无损。

泰罗已经得知光太郎在目睹亲手种下的乔古里斯花变成宇宙大怪兽之后，决定担起责任、与之战斗的故事，很为他的勇气所感动，又想起曼和赛文两位哥哥在地球时的经历以及母亲玛丽的嘱托，决定化为光太郎的模样，继续在地球上完成使命。

阿斯托罗姆斯藤蔓一般的上肢虽然给泰罗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最终他在地球上的首次战斗还是以胜利告终。战斗结束后，恢复成光太郎模样的泰罗来到了东京的海边，他望着海面上高悬的太阳，仿佛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玛丽在告诉他，之前她交给光太郎的奥特勋章中间的红宝石，可以吸收太阳的能量，支持泰罗在地球上战斗，可这能量也只不过可以维持三分钟。

光太郎冲着遥远的天际点了点头：虽然小时候常常瞒着父母和托雷基亚一起到光之国之外探险，但是作为宇宙警备队的队员在另一个行星战斗，这也是头一次。不过泰罗相信自己可以做的很好，因为他知道在遥远的家乡光之国，始终有人在给予他勇气和力量。

归队后，朝日奈队长带着光太郎来到了一幢颇为气派的别墅门前。泰罗这才知道光太郎之前就认识了白鸟船长，又和他的一双儿女——纱织和健一有过一面之缘。

泰罗本想按照光太郎生前的想法，拒绝白鸟船长让自己借住在家里的好意，毕竟船长常年在海外，家中没有长辈，光太郎这样一个单身汉住进只有一位年轻女士和一名学生的房子里总归不太合适。

但朝日奈队长却格外坚持，甚至还说出了“这是命令”这样的话。这让泰罗不由得想起，其他哥哥们在“教训”艾斯哥哥的时候，也总会搬出这屡试不爽的招数，一时除了答应，竟然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只想着，回到光之国和托雷基亚说起自己在地球的经历时，可千万不能告诉他自己和单身女士同住过一个屋檐下。

为了锻炼自己的格斗技巧，或许也有一些“避嫌”的心思在，光太郎花了很多时间在跑步和拳击上，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什么时间在白鸟家。不过，在院子里和纱织偶遇时，光太郎得知健一最近有些奇怪，赶紧和男孩聊了聊。

得知了液体怪兽科斯莫利基德的存在后，光太郎立刻把情报共享给了自己在ZAT队的同僚们，在制定了计划后，自己也投入了电击作战。大家却都没有想到液体怪兽会被莱布王吃掉，而光太郎自己也和波吉一起被吞进了莱布王的肚子里。

虽然和自己从小养大的、刘海长到遮住眼睛的拉比完全不一样，身为柴犬的波吉只有一身摸起来茸茸的短毛，但泰罗依然很喜欢这只地球狗狗，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朝一日和波吉一起在怪兽肚子里大眼瞪小眼。

赛特队员们投鼠忌器，不敢向莱布王开火，而泰罗也得遵守不能暴露自己奥特曼身份的规定，不能从莱布王的胃里巨大化。

不过ZAT队员们总有绝妙的主意，打洞作战不成，放出了科斯莫利基德，还有胡椒粉战术，终于让光太郎和波吉顺着莱布王的喷嚏逃出生天。只不过一人一狗挂在树上的样子颇有些狼狈，裹着怪兽的鼻涕更是恶心，泰罗趁着队友们没有注意，悄悄使用了清洁光线。

一次性面对两个怪兽敌人，对泰罗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在腹背受敌、手臂受伤之后，泰罗想到了冻结光线配上天鲸号的流星锤的战略，液体怪兽总算被彻底消灭。

受伤的泰罗没有能量维持巨大化，变回人类的模样发起了高热在病床上辗转反侧，迷迷糊糊之间他似乎听见了母亲的声音。

然而再生怪兽莱布王还在作祟，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光太郎的胳膊虽然还动不了，但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却又在战斗中被莱布王压在了身下。就在这时，一个泰罗无比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他在梦里见到的母亲，果然从光之国来到了地球。

玛丽在治好了泰罗的手臂之后，和他一起在太空中消灭了莱布王。

“泰罗，”见儿子如此冒失，玛丽叹了口气，“这次是你轻敌了，而且在战斗的技巧和应变上，你也有很多需要成长的地方啊！”

泰罗点点头：“您说的是，妈妈。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提高自己的！”

孩子已经吸取了教训，玛丽也不是那种唠叨的家长，干脆和泰罗开起玩笑来：“才来地球多久？就已经断了两次胳膊了。下回我可不会再来给你当救兵了噢！”

泰罗搓了搓奥特天线：“妈妈，您快别说了！怪难为情的……”

“我家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儿子居然知道难为情了？”玛丽故作惊讶，“真是稀奇，我要回去告诉你父亲、哥哥们，还有托雷……”

“别别别！”泰罗连忙打断，“爸爸和哥哥们也就算了，反正我从小到大的糗事他们哪件不知道。托雷基亚还请您嘴下留情，别说了吧！”

玛丽闻言笑起来：“好好好……你的这位好朋友，还是由你自己告诉他在地球的见闻吧，我们做长辈的不掺和。”

“您这话听起来怪怪的……”泰罗觉得有些不对劲。

玛丽没有接话，而是说：“不过托雷酱真的很关心泰罗你噢。从前他见到我，总是一副不好意思说话的模样，不过自从你来了地球，倒是常常和我问起你的情况……”

“妈妈可得答应我，”泰罗闻言搀起了母亲的胳膊撒娇，“千万别跟托雷说我受伤了！”

“不是答应你不说了吗？泰罗不相信妈妈？”玛丽反问。

泰罗连忙摆手：“怎么会呢！不是不相信，是怕您忙，到时候忘记了嘛！”

“行了，快回去吧！你地球上的同事们找不到你，恐怕会担心的。”

回到地球的泰罗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吃了瘪，更加专注地练习起拳击技巧来。只不过还没过多久安生日子，就为欧隆岛上的托塔斯一家揪心起来。

原本温顺的托塔斯夫妇在产卵期被贪得无厌的人类伤害，就连辛苦产下的蛋也被人类偷走，于是展开了悲愤的报复。ZAT队员们理解这对巨龟夫妇的苦衷，却也担心它们留在城市里会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朝日奈队长顶着高层的压力下令将它们放归欧隆岛，可却又为如何搬运还没孵化的蛋发起了愁。

善良的纱织感念ZAT队员们的温柔，在大家焦头烂额之际，送来了犒劳的食物，希望大家可以打起精神来。

森山队员拎着篮子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还有些埋怨纱织放下吃的就走，竟不肯留下小坐一会儿，同事们都是男人，森山队员还挺希望能有个姐妹淘可以说说话。

可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闻言可炸开了锅，轮番调侃起光太郎来，纷纷说船长家的女儿定是看上了光太郎。毕竟两人年龄相仿，一个是光荣的ZAT队员，一个又是出挑的大学生。东君本身就长得高大俊朗，白鸟小姐也是青春靓丽，两人还住在同一屋檐下，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同事们的调侃可把光太郎吓坏了：“大家快别说了！纱织可没有这个意思！”

“怎么没有？”年轻队员里相对年长些的北岛啃着纱织送来的饭团都不忘说话，“如果没有，好端端的送什么饭团嘛！”

“就是就是！”南原队员也帮腔道，“白鸟小姐饭团做的这么好吃，这么贤惠的姑娘，最适合做妻子了。”

其他队员都跟着附和，甚至连朝日奈队长也点了点头，这下光太郎可不高兴了：“南原君如果觉得纱织适合做妻子，就去追求她吧！我在老家……”

“东队员，你说什么？”这下听到了大八卦，整个办公室更加兴奋起来了，“你在老家已经结婚了？你今年多大岁数来着？”

“我七……”差点说出自己七千两百岁的泰罗紧急刹车改口，“我七月就满十九岁了！”

“十九岁？”荒垣副队长摩挲着自己的胡茬，“虽然很年轻，但也确实是可以结婚的年纪了嘛……”

“副队长饶了我吧！”光太郎真的是被吵的奥特头痛，赶紧让大家安静，原本还想说明自己并没有告白，现在却也懒得解释了，干脆说，“不是结婚，是已经有未婚妻了，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那你可是个坏男人！”西田队员原本正准备拆开属于光太郎的那个饭团，却因为这次出声被发现了小动作，“已经有了未婚妻，却还做什么四处流浪的拳击手？”

泰罗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光太郎找理由：“我本来就是打算拿到拳击比赛的冠军，就带着奖金回家结婚的！”

“啊！”森山队员惊呼，“怪不得东君这么在乎那个镶着红宝石的饰品，每天都戴着，肯定是定情信物吧！实在是太罗曼蒂克了！”

原本存着撮合光太郎和纱织的朝日奈队长这时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怪不得当初带你去白鸟家时，你表现得那么为难。这段时间我会和白鸟船长说明情况，你也留意一下房屋出租的消息吧！”

“是！队长！”

光太郎和未婚妻的故事活跃了原本紧张沉闷的办公室氛围，精神放松下来的队员们也看着纱织送来的那个竹篮想到了帮助托塔斯夫妇运送蛋的方法。只不过没想到ZAT队好不容易把巨龟一家送回了欧隆岛，地球警备队的史密斯司令却向它们发起了攻击。

失去了好几个尚未出世的孩子的托塔斯王后悲痛不已，近乎疯狂又因受伤十分痛苦的它再次来到城市，这一次它的报复行为却殃及了城市里的许多无辜生命。心疼妻子的托塔斯王也随之而来。

泰罗一方面同情它们的遭遇，不忍心杀死它们，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狂暴的托塔斯王后袭击住宅式出手阻拦。

小托塔斯就是在这时破壳而出的，身受重伤的托塔斯王后已经奄奄一息，目睹妻子惨状的托塔斯王更是愤怒，甚至使用光线将新生的孩子迅速成长，携力向泰罗发泄起自己的怒火，同时变本加厉地破坏起城市来。

ZAT队毕竟还背负着保护平民的责任，即便一直以来他们始终站在托塔斯一家这边，此时却也不得不站在防卫队的立场对威胁到人类的巨龟们发起进攻。

泰罗不得不用身躯挡住ZAT队的导弹，他意识到到了这种情形，地球已经没有托塔斯一家的容身之处了。泰罗回想起和托雷基亚在迪迦德祐星上的经历，那时他选择了两边都要救，现在的自己能不能想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泰罗！”一个熟悉的、清亮温和的声音传来。

泰罗转身望向天空，ZAT队也因为眼前这奇异的情景而停下了进攻：一个蓝色的奥特曼出现在了地球上——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这种颜色的奥特曼来到过地球呢！真是格外美丽啊！

托雷基亚背起因反常的速度生长而无法飞行的小托塔斯，泰罗见状也举起重伤的托塔斯王后，一同飞离地球，这一行为引得托塔斯王也随之离开。

“托雷基亚，你怎么来地球了？”面对挚友到来，泰罗又惊又喜。

托雷基亚却泼了他一头冷水：“我要不来，还不知道你这个奥特六弟，居然笨得连这种小事都解决不了呢！”

“喂喂！我是不如你聪明，可也没有很笨吧！”泰罗连忙反驳，“我已经想到带他们一家去M78星云的阿尼玛尔星上定居了！”

“哼，还不赖嘛！那颗星球确实是个适合巨龟的地方……”托雷基亚话锋一转，“不过我可听说，你在地球过的并不轻松哦泰罗？”

“可恶！妈妈明明答应过不把我受伤的事情告诉你的！”泰罗感受到了满满的背叛。

“什么？”托雷基亚原本只是诈一诈泰罗，哪里想到他真的在地球遇到了麻烦，“你受伤了？伤到哪里了？”

这下两个人都意识到自己露了馅，一时相顾无言，最终还是泰罗先开口：“也不严重，已经好了嘛！我们还是赶紧用治疗光线先治好托塔斯王后身上的伤吧。”

托塔斯王后恢复健康，托塔斯王和小托塔斯的情绪也逐渐平静下来。泰罗和托雷基亚在一旁聊天，它们一家也终于可以好好亲昵一下。

托雷基亚发现泰罗有些出神地望着这命运多舛的一家三口，不禁问道：“你在想什么呢？”

“啊……”泰罗又摸了摸奥特天线，“看着它们，我就想起爸爸妈妈来了。等到我们成为丈夫和父亲，我们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托雷基亚闻言转身就飞，没有丝毫留恋：“我该走了！赛文支队长还在阿尼玛尔星上等我呢！”

“唉唉，托雷基亚！”泰罗一头雾水地伸出一只手想要挽留好不容易才再次见面的好友，“怎么话没说完就要走啊！”

Chapter End Notes

托雷基亚（已黑化）：泰罗要成为别人的丈夫和父亲吗？那我呢？丈夫是什么？妻子又是什么？父亲是什么？母亲又是什么？

泰罗：我以后和托雷基亚的宝宝要叫什么名字呢……

【祝贺！托雷基亚今天不加班】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解救托塔斯一家时出现的那一位蓝色的奥特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ZAT队没有作战任务时的谈资。

由于过去已经有奥特战士来到地球战斗，而且外形也都颇为类似，虽然最近才出现的泰罗奥特曼因为拥有耳边的天线而显得有些特别，但是身体也以红色为主，所以人类一直以来都认为奥特曼身上的纹路只会由红色和银色组成。

然而这位前来帮助泰罗的奥特曼却很特别——他的头顶有着三条棱形的凸起，居中的那一条更是连着高挺的鼻梁。他的眼灯形状既与奥特曼、归曼和艾斯饱满的鹅蛋状不同，也与赛文和泰罗那棱角分明的多边形大相径庭，反倒与人类的眼型很相似，眼尾又微微上挑，看起来有些骄矜，不过泛着荧光的幽幽蓝色倒削弱了这双眼中的傲慢，让人觉得他是怀着对世间的悲悯才颇具距离感。他四肢修长，与泰罗身高相仿，或许要矮上那么一点点，但也是造访过地球的奥特曼里相当高挑的了。

不过要说最特别的，还是他的颜色：颈部和四肢的蓝色如同海洋一般深邃，肩头和胸口的蓝色则像天空一般明亮。胸甲不像泰罗那样坚硬挺括，而是只有几块叶片似的银色凸起，沿着浅蓝色的花纹环绕在计时器四周。

北岛队员感慨道：“如果说逆着阳光飞来地球的泰罗奥特曼就像太阳一样温暖的话，这位蓝色的奥特曼简直就像月亮一样，美则美矣，却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啊……”

为大家端来茶歇的森山队员却说：“可是月光明明是白色的，不是蓝色的。要我说啊，蓝色的奥特曼明明是托起日出的大海，看似平静无波，却蕴含着可以和怪兽战斗的力量，是位强大的战士才对。”

“北岛可真厉害啊，身躯如此巨大、如此有压迫感的奥特曼，你倒看出了人家的美貌，”南原队员啜了一口咖啡，“森山也是，人家明明温柔的很，是来地球上拯救怪兽

的，你却非要说他有可以战胜怪兽的力量。”

三人一时争不出个高低，便向在一旁发呆的光太郎发难：“哎，东，你也说说看吧！”

“啊？我？”光太郎压根没听见他们刚才在讨论什么，“说什么？”

南原又抿了一口咖啡：“你小子可有点奇怪啊！在想些什么？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开小差呢！”

光太郎还在想着之前托雷基亚丢下自己就走这件事，不明白自己又是做错了什么，惹得老朋友不高兴，只是这话他也没办法跟同事们说，只好搪塞道：“我可没有开小差，我是在想，这位蓝色的奥特曼，有没有名字呢……”

“总得有吧，”北岛队员转了转眼睛，然后趁光太郎不备，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泰罗奥特曼的名字，不就是东告诉大家的嘛！不如蓝色奥特曼下一次来的时候，你再坠一次机，让人家救你一次，然后问一问？”

光太郎原本还在挤眉弄眼地呼痛，听到北岛这句话，也反手回击了一下：“好啊！竟然敢拿队里珍贵的战机开玩笑！我要给队长打小报告了！”

这下两个人打作一团，森山队员和南原队员也不拉架，只是偷笑着端走桌上的咖啡和点心。北岛和光太郎本来就是闹着玩，一发现下午茶没了自己的份，也就立刻讲和，一致对外去了。

只不过嘴上跑火车要让光太郎去问一问蓝色奥特曼名字的北岛队员说者无心，泰罗却是听者有意地叹了口气：托雷基亚走的时候显然是生气了，自己发回光之国的信息也一直是“未读”状态，也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再来地球找自己玩了。

不过托雷基亚不看泰罗的消息其实并不是因为生气，毕竟和泰罗做了几千年的朋友，他的性子托雷基亚在清楚不过了：或许是出生在成员数量颇多的大家庭的缘故，泰罗对他人情绪的体察，其实是相当敏锐的，他总是能第一时间发现托雷基亚在生气或者不悦。可或许也是因为家中男丁占到绝大多数，泰罗有些时候又不解风情到令托雷基亚跳脚的程度。

托雷基亚脑海中又浮现出泰罗抢过自己的诗稿大声朗读，又赞叹自己颇诗人天赋的场景，想到这里，托雷基亚哭笑不得地放下光屏，叹了口气："*太陽のような君が*[1]，寒冷时我留恋你带来的温暖，却又会在有些时候被你的温度灼伤，虽然这也并不是你的错，但我还是要埋怨你一小会儿……"

"嗯？托雷基亚你刚刚说什么？"

希卡利的声音突然从附近传来，托雷基亚才意识到自己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内心活动说出了声。

"我在吐槽您呢，长官，"托雷基亚促狭地说，"虽然我确实信奉'只完成当天任务'的不加班主义，可也不是您故意布置那么多上班时间内根本来不及完成的任务，害我不得不加班的理由啊！您这可是剥削！"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希卡利将目光从光屏和键盘间移开，透过这些泛着莹莹绿光的镜面望向托雷基亚，"我这明明是等价交换。你现在下班当然也可以，但是就不能把实验室里那些耗材带回家了。"

托雷基亚一时无言以对。

"奥特能量钻石、奥特阀星、超合金……"希卡利开始列举托雷基亚带走过的材料，"你打算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倒和杰克的手镯有一部分相同的原材料，不过功能却要全面许多。只不过手镯是警备队员们战斗时的装备，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科研人员应该用不到这些……"

见后辈沉默不语，希卡利有些担忧地问道：“托雷基亚，你还是没有放弃加入警备队吗？”

托雷基亚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想起之前在航空港的时候奥特之母说，如果时机成熟，可以允许自己也前往地球，只是时机成熟到底是什么时候，托雷基亚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长官，您的问题，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我现在还不能离开科技局，因为现在的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帮上一点忙……”

“帮谁？”希卡利问出口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答案，“啊，原来如此，是泰罗啊！这就难怪了……那孩子虽然因为十分聪明而有些跳脱，但性格开朗，长得又出挑，实在让人讨厌不起来，再加上他的家世，应该是光之国你们这一代许多人憧憬的对象吧。”

托雷基亚被戳中了心事，嘴上越发不留情起来：“希卡利长官，您这么厉害，佐菲队长跟您做朋友恐怕很辛苦吧。”

希卡利对他的阴阳怪气并不往心里去：“你对泰罗而言肯定是很特别的，毕竟这么多年也只有你会跟着他满宇宙乱跑了。”

托雷基亚当然知道自己是特别的，只不过如果仅仅只是做泰罗的朋友里最特别的那一个，远远无法满足托雷基亚内心的渴望。

“下班吧托雷基亚。”希卡利发话了。

托雷基亚看了一眼光屏上的时间，一头雾水地转身看着自己的上司。

希卡利倒是老神在在的模样：“就算不放你回家，你留下来也不会好好工作，还是赶紧回去研究那个你给泰罗准备的小惊喜吧。”

“这次也是等价交换？”托雷基亚问。

“是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喔！”希卡利敲打键盘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见托雷基亚表情尴尬，得意起来，“其实是为了效率最大化，你不喜欢这个玩笑吗？”

“哈、哈、哈……佐菲队长果然很辛苦吧……”

Chapter End Notes

注：
[1]：出自宇宙名著《幽蓝魅影》托雷基亚的诗作其中半句，意为“像太阳一样的你啊”。

【夏日的西瓜 青色的身影】

Chapter Notes

本单元不会有任何炎头队长遭到迫害
预警：有托雷基亚女性拟态出场

时间转眼来到了夏日，泰罗在地球的旅行也算顺利，多次与怪兽交战，都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并且光太郎也找到了一间合适的单身公寓，从白鸟家搬了出去。

不过公寓离白鸟家的距离倒是不远，只隔了一个丁目，健一很喜欢光太郎，并没有因此疏远，这不，当健一受到同班同学武君的邀请，探班武君在大熊山工作的父亲的时候，就让光太郎去做两位小伙子的司机。

武君的父亲小林先生是火山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这几个月以来大熊火山一直很不平静，大大小小的地震发生了许多次。

由于小林先生的工作总是长期外派，就像健一的父亲一样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不在家，武君格外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也很希望父亲可以常常陪伴母亲和自己。小林先生虽然明白儿子是在撒娇，可毕竟选择了这一份职业，不得不连带着让家庭陪着自己一起牺牲。

光太郎听说大熊山出产的西瓜很好，在把孩子们送到研究所之后，就打算找山里的农户买几个来吃。

如果托雷基亚也在这里就好了，泰罗想着：由于等离子火花塔永恒的光辉，光之国甚至连昼夜都是科技局的技术人员们设定程序模拟出来的，四季在光之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夏天的地球，或者说至少是日本，都是非常有趣的，光是祭典上的各色小吃，如果每一样都让托雷基亚尝一尝，恐怕也得花上半天时间呢！

而且，说到夏天的话，果然还是西瓜呀——首先翠绿的纹路就很可爱，再加上充满汁水的果肉、冰镇之后凉丝丝的口感，哪怕不小心咬到西瓜子，也是很有趣的体验嘛！

光太郎在种西瓜的大叔那里挑了四个瓜，一个送给小林先生，两个让健一和武分别带回家，再带一个回去给ZAT队的同僚们分一分，实在是非常完美。

也亏得泰罗有用不完的力气，一次性拎四个西瓜也很轻松，只不过这重量比想象中要轻一些。光太郎想起大叔说的，已经有许多西瓜被虫蛀空的事，不由得有些担忧起来。

“夏天？”听见玛丽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托雷基亚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啊，是地球上的季节啊……”

玛丽点点头：“没错，四季分明的地球在我们看来充满了异域风情，夏天是阳光最好的季节，对于以光作为能量的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既然你为泰罗制作的装备已经完成，通过了希卡利的审批，明天就出发前往地球交给他吧！你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好的！”托雷基亚有些激动，“玛丽军队长，非常感谢您选择让我去。”

玛丽微笑着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托雷基亚，这个也请你带上吧。”

这是一个徽章，泛着金属光泽的蓝色主体呈现Y型，在每一个分支的末端都坠着一个银色的圆珠，竖直且最长的那一根分支最特别，末梢呈现箭头的形状。整个徽章主体嵌在一个银色的圆环上，但这圆环也不完全是一个毫无修饰的圆，而是金属旋转着拧成的，呈现出波浪的起伏感。在三个分叉之间还各有一个圆弧与圆环项链。整个徽章的正中间镶嵌着一颗海蓝色的宝石。

“这是什么？”托雷基亚问道。

“这是可以收集太阳能量的装置，”玛丽解释道，“当我们化为人类的形态在地球上生活的时候，就无法再通过身体吸收光的能量。想要再次以奥特曼的形态巨大化的话，就要借助这个装备。”

托雷基亚听出了玛丽的言外之意，眼灯中流出一些难以置信。

玛丽也显然看出了他的心思，肯定道：“没错。去吧，孩子。和泰罗一起到地球上去吧！”

接过奥特徽章，托雷基亚点点头：“はい！”

谨慎起见，托雷基亚到达地球的时候，并没有立刻拟态成人类的模样，而是以粒子形态出现。

毕竟虽然从曾经去过地球的奥特兄弟那里听说过地球人的容貌和习性都与太阳危机之前的光之国先祖很类似，但托雷基亚也不想因为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行为而引人注目。

来到ZAT总部门口的时候，托雷基亚觉得这栋建筑挺有意思——简约的结构支撑起空中的主体，显然是为了增加机动性，只可惜不能像光之国的建筑直接悬浮在半空。

正好是下班时间，荒垣副队长和森山队员已经换上了常服，还正聊着天：“副队长，东君今天是请假了吗，怎么没看到他来接班？”

“是啊，说是不在东京都，要到地方去一趟。”副队长回忆起光太郎请假时的说辞。

“去乡下了？”森山队员顿时起了兴致，“说起来，东君确实不是东京人，他之前不是还说过，在老家有未婚妻来着？应该是回去探望了吧。”

“未婚妻？”听到这个词，托雷基亚立刻警觉起来，随后眼灯一闪，想到了一个可以逗弄泰罗的好主意。

托雷基亚意念一动，拟态成了一位年轻的女性：托雷基亚观察发现，和光之国比起来，日本女子的身材似乎娇小太多了，同为女性的奥特之母倘若不巨大化，只怕也比她们要高挑不少。托雷基亚看着自己变得格外纤细的双手，有些别扭，又有点新奇。

地球人外出，都是穿着衣服的，刚才在路上托雷基亚遇到了几位姑娘结伴出行，她们都穿着一种交襟、有宽大腰带的连衣裙似的服装，裙长直到脚踝，裙摆却相当窄，以至于连步子都不怎么迈得开。托雷基亚虽然从没见过这种衣服，却觉得很有意思，女孩子们都穿着带跟的木屐，手中都握着扇子，倒是驱散了一下夏日的热浪。于是托雷基亚也仿着她们的行头，给自己幻化出一套竹青色的浴衣来，还提着一只麻布制的抽绳小包。

万事俱备，托雷基亚在荒垣和森山正要走出ZAT队总部的院门时走上前，故意做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鞠了一躬才开口：“有劳二位尊驾，在下、有个疑问，倘若二位能够解答、实在感激不尽——请问这里是ZAT队吗？”

荒垣副队长和森山队员看着面前这位容貌姣好、标准语说的却相当生疏、甚至有些刻板的年轻女士：“没错，是ZAT队。不必如此郑重，自在些说话就好。您是遇到了异常现象要通报，还是……”

“那请问，光太郎、啊……”托雷基亚连忙改口，“是东，请问东光太郎先生是在贵单位工作吗？”

“是。但东今天休假，没有来上班……”

荒垣副队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托雷基亚就立刻鞠躬，忙不迭地说道：“原来如此！给您添麻烦了、诚惶诚恐、实在失礼……”连珠炮似的说完这些车轱辘话，托雷基亚捂着嘴小步后退跑开，只留下木屐与地面磕碰的轻响。

躲进一个无人的小巷，托雷基亚忍不住狂笑起来，一想到泰罗再去上班的时候肯定会被同事们团团围住追问，可他却奥特懵逼、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托雷基亚肚子都要笑痛了。

就在他仰天大笑的时候，一个年轻男子的声线传来：“托雷基亚？”

原来是光太郎刚刚把健一和武送回家，正要提着买来的西瓜归队犒劳同事们，结果就在必经之路上碰见了托雷基亚。虽然此时的托雷基亚完全是泰罗没见过的样子，可无论拟态成什么样，在奥特之眼看来，真身都是无所遁形的。

“泰罗？”托雷基亚显然也认出了对方。

“你怎么来了？”泰罗没见过人类形态的托雷基亚，盯着看了他老半天，然后突然笑着把手里的西瓜举到托雷基亚面前，“虽然托雷基亚的衣服颜色和西瓜一样，但是还是很漂亮。这张脸也很漂亮！虽然是完全不同的种族，但还是看得出来是托雷基亚，眼睛、鼻子、嘴唇，都很好看！”

“说什么呢！你如果是对人类女孩子说这种话，未免有些轻浮了吧？”托雷基亚“嘁”了一声。

此时荒垣副队长和森山队员也走进了巷子，看见光太郎，随即冲他道：“东？你回来了！我们刚下班，正要去坐电车呢！对了，刚刚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你，啊……就是这位女士嘛！”

光太郎有些莫名其妙，托雷基亚只得赔笑。

泰罗怕托雷基亚和人类相处会不自在，主动说了一声“等我一会儿”，跑过去迎上自己的两位同僚：“你们怎么就要回家了，我还特意买了西瓜，想分给大家一起吃呢！”

荒垣副队长闻言立刻说：“你可真大方啊，买了一整个！那我可不回家了，这西瓜我非吃到不可！”

还是森山队员心思细致：“东君，那位小姐和你认识？”

“啊……”光太郎回头看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托雷基亚，托雷基亚有些尴尬地冲他们笑着点头，“是，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噢……我明白了，”森山队员恍然大悟，促狭地小声向光太郎求证，“她就是你的未婚妻！对吧？”

光太郎没有否认，只是“嘿嘿”笑着抓了抓头发，却又突然感觉到背后有一道格外灼热的目光，快把他的后背都烧穿了。

荒垣副队长见状也反应过来：“西瓜就由我们两个带回去分给大家。你呢，还是快点和你的那一位相处去吧，明天再归队也没关系。”

这下光太郎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了：“真的？太好了！谢谢副队长！”

“不过不许胡闹，早晨可不能迟到啊！”荒垣副队长意有所指。

“啊？”泰罗完全没听懂，但还是回应了一声“明白”，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回到托雷基亚身边。

“聊得很开心，No.6？”托雷基亚语气淡淡的。

泰罗点头：“当然开心，副队长给我放假了！托雷基亚还没告诉我，你怎么来地球上了？”

“哼，是你母亲拜托我来的，她怕你在地球闯祸呢！”托雷基亚别过脸去不看泰罗。

“啊？我还以为是托雷基亚想我了呢……”泰罗显然很失落，如果现在是奥特曼的形态，只怕两根天线都要耷拉下来了。

“谁要想你这个大角牛啊！”托雷基亚恼羞成怒。两个人沉默着走了一段，托雷基亚突然问：“ZAT队的女队员，也都像刚才那位小姐一样漂亮吗？”

“嗯？”泰罗没想到托雷基亚会突然说这个，“托雷基亚觉得森山队员漂亮吗？我不太懂地球人对外貌的评价……”

托雷基亚突然觉得只是因为光太郎和森山队员说话的时候笑得很开心就感到嫉妒的自己很傻，自嘲地笑了笑，喃喃道：“是啊，你不懂的东西也不仅仅是这个……”

“喂，森山呐，你还要盯着他们看多久啊？赶紧回去吃西瓜了！”要不是荒垣副队长开口，森山队员估计要一直这样目光灼灼地看着光太郎和他的未婚妻消失在视线尽头。

森山猛然回头：“我要是不看，吃西瓜的时候大家聊什么？东君的未婚妻来东京了，这可是个巨大的八卦！真可惜，要是带相机就好了，那姑娘真是位美人……哎呀！遭了！完全忘记问她叫什么名字了！”

【火山怪鸟来袭！泰罗危在旦夕！】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时隔好几个月再次见到托雷基亚，泰罗自然是很激动的，有无数的话想和托雷基亚说。只不过眼下两奥都还以人类的姿态行走在室外，有些话也是不方便说出口的，便十分默契地没有说话。

走出巷口，光太郎把托雷基亚引到一个一米多高、长却有差不多四米样子、底部还装着四个轮子的金属盒子前，甚至还为托雷基亚打开了一扇小门，门里是几个布料包裹着的椅子。

“这是什么？”托雷基亚问，“来的路上也看到了一些，好像是人类坐在里面用那个圆盘控制的。”

光太郎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这是人类的交通工具，叫汽车。你说的是方向盘。”

托雷基亚坐上车，观察起车的仪表盘：“跟我们小时候坐的校车类似吗？只不过光之国的交通工具早就是全自动的了。”

“嗯……校车的话地球上也有，比这种体积更大些，可以容纳更多乘客。”光太郎解释道，“这种是私人用的。这是白鸟家的车，我借来用一用，马上就开回去还给他们。”

“白鸟家？”

“是我刚来地球时借住的人家。”坐进车里，泰罗终于可以和托雷基亚讲述自己在地球的经历了，“他家的父亲是船长，认识从前的光太郎。家里的儿子健一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小伙子，我今天就是开着这辆车送他和同学出去玩的。”

托雷基亚手肘搁在窗边，手腕支着脸颊，偏过头玩味地看着正在开车的光太郎：“看来你在地球，交到了不少朋友嘛。”

“那是当然了！ZAT队也是，大家都是很善良的人，对我都很照顾，”光太郎笑着回应，“何况我从小到大，一向都很受欢迎的！”

托雷基亚故作不屑，但同时也在腹诽：得了便宜还卖乖，深知自己很有魅力的泰罗，就是这一点格外让人恼火。

白鸟家很快就到了，光太郎熟门熟路地将车停进院子里。原本在屋里做饭的纱织和正等着开饭的健一听见了引擎声，知道是光太郎还车来了，都准备出来打个招呼。

在外面玩了一天的健一丝毫没有疲惫之态，炮弹似的从楼上飞奔下来：“光太郎哥哥来啦！姐姐和我刚吃了你买的西瓜，非常甜！姐姐还说为了感谢你，请你留下吃晚饭呢！”

说完这么一大串，健一才发现光太郎的身边还站着一位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女士，看起来年龄同姐姐相仿，微笑着冲自己点了点头，穿着一身浴衣，气质却太过出尘，不像夏日祭上会见到的邻家少女那样亲切，反而让健一有些不敢上前，硬是刹住了准备扑进光太郎怀里的脚步，停在几步开外问：“您怎么称呼？”

“他……”光太郎正要开口，托雷基亚就不动声色地踢了他一脚，木屐踢在他的小腿上，疼得他眼泪都要冒出来了。

托雷基亚趁光太郎只顾着疼，来不及说话，抢下话头：“我是光太郎的同乡，我叫さきこ[1]。你就是健一君吧？真是个小帅哥！光太郎给老家打电话的时候，常常提起你呢。”说完还从自己的小布袋里拿出一根棒棒糖，递给健一，“久闻大名，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健一君被漂亮小姐姐夸奖，小姐姐还给自己糖吃，见到陌生人的紧张感一下就退去了，挠挠后脑勺说了声过奖，接过棒棒糖道了谢，跑回玄关，站在了刚从厨房里出来的纱织身边。

纱织显然也没想到光太郎不是一个人来的。健一还是小孩子，感受不出光太郎和这名女子关系不一般，纱织却敏感地察觉到了。

刚才一听到车声，纱织就从厨房的窗户看见了，光太郎对这位崎子小姐格外体贴，下车的时候甚至帮她开了车门。光太郎也不排斥与她的身体接触，被踹了一脚也不生气，见崎子小姐拿出棒棒糖给了健一，还有些眼红呢：

“你什么时候买的糖，怎么没给我吃一个啊？”

光太郎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大声，似乎让崎子小姐有些难堪，她瞪了光太郎一眼，拽着他POLO衫的衣摆，踮起脚小声在光太郎耳边说了些什么。光太郎听了也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噘着嘴不太高兴的样子，撇过头看着旁边。

崎子小姐翻了个白眼，似乎对他的这种做派毫不意外，还是从包里拿了一张纸片似的东西出来，往光太郎的手里塞：“这也是路上看见的，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呢，送给你吧。”

光太郎发现这是附近一家新开业的喫茶店的餐券，顿时也不别扭了，直接搂住了托雷基亚的腰，惊呼道：“哇，真是太棒啦！你真好，托——”

托雷基亚见他又要说漏嘴，直接把手里的包抡到了光太郎肩膀上，拼命用眼神示意他还有健一和纱织在旁边。

光太郎见状讪讪松手，托雷基亚也整了整浴衣的腰带，冲目睹了一切、脸色不太好看的纱织浅浅鞠了一躬：“失礼了。”

泰罗也发现气氛有些古怪，但还是决定先介绍双方认识：“这是我原先借住的白鸟家的女儿纱织。纱织，这位是从老家来的……”

“崎子小姐！”叼着棒棒糖的健一接话。

纱织对面前胳膊肘往外拐的弟弟恨铁不成钢，但也不好发作，只得礼貌地继续寒暄：“光太郎君今晚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健一刚才也说了，要为了感谢你送的西瓜款待你呢。”

“噢，不必了，”光太郎回绝道，“平时承蒙你们的照顾已经够多了，今晚我和、崎子，还有别的安排。”

这时纱织猛然想起之前光太郎要搬走的事情，意识到了什么：

第一次见面时，光太郎就对住在白鸟家表现得有些为难，但是在父亲和朝日奈队长强硬的态度面前也应下了，他住在这里这段时间倒也算愉快，虽然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点房租，但他在一些体力劳动和家电房屋的小修小补上帮了白鸟家不少忙，纱织和健一对他也很感激，也逐渐建立了感情。

光太郎提起他已经找到了公寓准备搬走时，纱织和健一都有些惊讶。不过健一在听说光太郎住的并不远，以后还会常来陪他玩以后，便没有什么不舍的情绪了。纱织却不一样，光太郎在她看来很优秀，同她在学校里见到的那些男同学都不一样，何况光太郎还送过她一个埃及带回来的*护身符*[2]，这引得她对光太郎有了些朦胧的情愫。

她问起过光太郎要搬走的缘由，光太郎的回答倒是问心无愧：“白鸟船长本就是怕我刚来东京，没有落脚之处，才收留我。现在我在ZAT队找到了工作，稳定下来了，不能还厚着脸皮住在这里白吃白喝，总得自食其力才行。”

当时的纱织还想为自己争取，拉着光太郎的手追问：“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

光太郎想起了还在光之国等着自己回去的托雷基亚，可看着目光恳切的纱织，又觉得一旦开口便是尴尬，只好甩开纱织的手："别的原因，纱织可以去问一问令尊。"说完便收拾好他本就简单的行李告辞了。

纱织后来还给暂时在冲绳休整的父亲去过电话，电话里已经从朝日奈队长那里听说了前因后果的白鸟船长也看出自己的女儿对光太郎有意，于是没有明说，只是暗示光太郎也有自己的生活，又说孤儿独女的家庭住进一位年轻男子确实不太合适云云。

把这些记忆重新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的纱织，再看着面前的光太郎和崎子，恍然大悟，再一次试探道："光太郎是刚刚从车站接崎子小姐过来吗？行李还方便拿吗？"

托雷基亚垂眸看了看自己那双除了一个袖珍小包什么也没拿的手，确实不像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大脑疯狂思考着如何回应："啊，白鸟小姐不必担心，我的行李……已经放在光太郎家里了。"

"是吗……"这下纱织彻底验证了心中的猜想，崎子小姐来东京甚至不需要住酒店，而是直接和光太郎住在一起。平复了一下心中的失落，纱织笑了笑："那等你们有空了，再来我们家吃饭吧！"

一走出白鸟家的院门，泰罗就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托雷基亚，我和纱织真的没有什么的！要不是因为白鸟船长和朝日奈队长非要我住下……当然了，没有坚定拒绝，确实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我现在不是已经搬出来了嘛，你就别生气了……"

"啊？我没有生气啊……"托雷基亚表情茫然，"我又不是你，只是没有现成的晚饭吃而已，不至于生气的。"

泰罗看着托雷基亚继续往前走的背影，摩挲着自己的下巴：见到森山队员会不高兴，见到纱织却没有，托雷基亚的脾气还真是有些难以揣摩。

“喂！No.6！”托雷基亚见泰罗半天没跟上来，回头冲他喊，“你住哪里嘛！你不带路，我怎么知道要往哪里走啊？”

“哦哦，来了！”

这边泰罗和托雷基亚才在小公寓里坐下不久，泰罗还没有把他在地球的故事全说完，光太郎的手表通讯器就响了起来——原来是健一的同学武君出事了。

他切开了光太郎送的西瓜，里面却跳出一只几十公分长的大青虫，吐出丝来弄瞎了他的眼睛。幸亏武君机灵，是发现了西瓜的异样才想到切开，并且用录音机记录下了虫子的声音，给了ZAT队一些调查的头绪。但是西瓜是光太郎给的，现在儿子受了伤，武君的母亲指名道姓地要求光太郎登门道歉。

光太郎十分内疚，也很关心武君的情况，决定马上就出发，托雷基亚也跟着站起来。

“托雷基亚就不用去了，在家里休息吧，从光之国过来，飞了这么久，也很辛苦。”泰罗劝道，“这是公务，你不是ZAT队的队员，总归有些不方便。何况武君的妈妈现在肯定还在气头上，你是跟我一起过去的，少不了看她脸色。”

托雷基亚虽然觉得武君母亲的怒火不应该朝ZAT队发，但不得不承认泰罗说的也有道理，只是难免有些担心泰罗。

泰罗见托雷基亚的表情还是有些落寞，想到了一个办法：“诶对了，托雷基亚可以化成光粒子的形态跟着我嘛！这样也不怕被地球人看到了！”

这下皆大欢喜。

前往小林家的路上，托雷基亚听泰罗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在听到瓜农说也有别的西瓜被虫蛀空的事情是，提出了自己的猜想：既然可以生物是从西瓜里出现的，那

么光太郎买的另外几个西瓜，会不会有问题呢？

送给健一的西瓜已经被吃掉了，光太郎在问过队友之后也确定送到本部的那一个没问题，现在就差送到大熊火山研究所的那一个了。

光太郎赶到小林家的时候，队友们正在和小林先生通电话，刚向博士说明情况，就听见电话那一头传来格外嘈杂的声音。通过小林先生断断续续的声音ZAT队听出，似乎是火山喷发时出现了怪兽，于是立刻兵分两路，一队人前往大熊山，一队人仍然留在小林家询问细节。

小林夫人见光太郎格外积极地奔走，儿子也反复强调不管ZAT队的事，虽然心有仍有不满，却也没法再埋怨什么。

万幸ZAT队的电话来的及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迅速避难，没有产生伤亡。但ZAT队赶到现场时，建筑已经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怪兽却消失了。

研究员们也表示西瓜里钻出了一条长得像蚕，却有四五十公分长的大虫子，随后又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怪鸟，仿佛来觅食一般，将这条虫子给吃了。可吃了虫子怪鸟仍然不满足，用巨大的喙啄穿墙壁和窗户，似乎还想把研究所里的人也一起叼走吃掉，吓得大家赶忙逃命，四处啄食不得的怪鸟发出尖利的叫声不满地离开了。还有一位研究员冒死用相机拍下来怪鸟的照片，只可惜夜晚成像效果不好，看不出怪兽的外形，只能看到一双幽幽的眼睛。

光太郎向小林先生说明了武君的伤情，郑重地道了歉。小林先生对此表示理解，并没有过多怪罪。现在研究所被毁，小林先生倒是因祸得福，可以休假回家陪伴妻儿了。

休息了一晚，ZAT队在第二日白天护送小林先生回家，仍然有些过意不去的光太郎还提了一篮水果做伴手礼。水果的香甜气息吸引了昨天袭击武君又逃走的大虫子，发现情况的ZAT队员们立刻举枪射击。没想到吸收了子弹能量的虫子突然化成一颗巨大的茧，很快，食叶怪兽凯姆吉拉就从破茧而出。

ZAT队员们回到本部驾驶战机出动，光太郎则被命令和上野队员一起驾车进行居民疏散和地面支援工作。

托雷基亚觉得地球人有些愚蠢，更不理解陪着他们一起行动的泰罗：“这只怪兽是虫子，昨天的那一只是鸟，只要静静地等着巨鸟来捕食不就行了吗？食物链的力量再强大不过了。”

“如果仅仅是在自然中，那托雷基亚说的固然没错。只是现在这怪兽出现在城市里，如果不做出应对，到时候怪兽袭击平民，会有很多无辜的人丧生的！这是ZAT队的职责！”光太郎和上野队员都坐在野狼号里，只能用念力回答托雷基亚。

“这样啊，ZAT队简直就是地球的警备队嘛。你这个光的战士，换了一个星球也还是这么喜欢保护别人，明明都是不认识的人嘛……”托雷基亚不置可否。

“怎么能这么说呢！”泰罗反驳道，“明明有我认识的人啊！在地球的话我可以保护ZAT队的大家、健一君他们，在光之国，我至少也保护了托雷基亚嘛！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保护所有人，只是想保护我在乎的人，保护更多人，是锦上添花嘛！”

托雷基亚若有所思。

好不容易疏散了人群的上野队员突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东！你看，那不是武君吗？”

“什么？”光太郎看见武君眼睛还蒙着纱布，却跌跌撞撞地朝怪兽的方向跑来。

上野队员连忙冲过去拦住武君，想把他带回安全地带，可武君显然满脑子都是打败怪兽的想法，执意不肯回去。上野队员面对突然变成熊孩子的武君，也有些手足无措。

光太郎正向过去帮忙，只听见托雷基亚的声音：“泰罗，你看！”

凯姆吉拉似乎发现了他们，正向这里走来，巨大化后的怪兽恐怕只要一脚就能踩死这几个渺小的人类。武君眼睛受伤看不见，上野队员则已经发现情况不妙，只能把武君护在身下祈求奇迹降临。

如此紧急关头，光太郎果断摘下奥特徽章变身。

托雷基亚这才注意到被光太郎别在队服袖子上的奥特徽章，他拿出玛丽在临行前给自己的那个蓝色的能量吸收装置，怔怔地看着：除了颜色和一些细节，这两件东西的设计几乎是一样的。玛丽军队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此时的泰罗已展现了巨大化后的身姿，踢开凯姆吉拉，将上野队员和武君护在手心。恼羞成怒的凯姆吉拉从口器中突出丝线，勒住泰罗的脖子，泰罗立刻发出痛苦的呻吟。

这呻吟唤回了托雷基亚的注意，见泰罗遇到麻烦，托雷基亚也想效仿使用奥特徽章，只可惜用于收集能量的宝石黯淡无光——托雷基亚才刚来地球，显然徽章里储存的太阳能量还不足以支持他最大化。

托雷基亚看着泰罗为了保护手中的人类而无法还击、凯姆吉拉却洋洋得意的样子，自己却帮不上忙，简直心急如焚。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尖利的鸣叫——是一只头顶和后背都长着羽毛状的尖刺、嘴边挂着一对毒囊的怪鸟。托雷基亚的预测成真了，火山怪鸟巴顿正是昨晚袭击火山研究所的那只怪兽，现在它为了觅食出现在东京，它直直飞向凯姆吉拉，用锋利的喙进行攻击。

泰罗趁乱挣脱了勒住脖子的丝线，将上野队员和武君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了阻止两只怪兽的厮打造成更严重的城市破坏重新加入了战局。

巴顿见泰罗阻挠自己觅食，立刻更换目标攻击起泰罗来，发现自己还能苟活一会儿的凯姆吉拉甚至帮起了天敌，重新吐出丝线控制住泰罗的行动。抓住机会的巴顿对着泰罗一顿猛啄，刺穿了泰罗的腰部、肩膀和胸膛，毒囊里分泌的毒素使泰罗动弹不得，痛苦地倒在地上，但不忘向托雷基亚的方向伸出手："托雷，危险，快离开这里……"

托雷基亚听见泰罗的痛呼，几乎落下泪来。他从来没有和怪兽对战的经验，对战斗的理解只停留在警备队选拔时打败那些光屏里模拟目标的程度。即便是上次看到的托塔斯王一家，托雷基亚也只以为它们是因为生命受到威胁才格外歇斯底里。如果泰罗在地球上面对的一直都是这样的敌人，那是多么辛苦同时又多么危险啊！为什么泰罗从来没有跟自己说起过这些呢？

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托雷基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手中的蓝色奥特徽章突然发出了光芒。托雷基亚回忆着泰罗的动作，将徽章举过头顶，心中默念："玛丽妈妈，也许是我会错了意，但是，求求你……至少这一次，让我试着保护他……"

Chapter End Notes

注：

[1]：罗马音为sakiko，与日文常见女子名"咲子"同音。在本文作为雾崎（♀）在地球使用的名字，托雷基亚本人在文中不会给出汉字写法，但后文会使用汉字"崎子"。

[2]：指泰罗TV第六集《宝石是怪兽的诱饵》。

【泰罗受伤 蓝色奥特曼再次登场】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看啊，是蓝色的奥特曼！”开着天鲸号前来支援的北岛队员对坐在身边的副队长说。

荒垣副队长点点头：“没错，是他。蓝色奥特曼又出现了啊……”

托雷基亚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立在东京的楼宇之间。他看着不到自己小腿高的洋房、与自己肩膀的差不多平齐的写字楼，终于意识到身躯巨大的光之国人民对地球上的人类而言是多么奇异的存在。如此规模的战斗，难怪泰罗总是有所掣肘。

巴顿已经用尖利又分泌毒液的嘴将泰罗啄得遍体鳞伤，一时也对他失去了兴趣，专心狩猎见势不妙慌忙逃命的凯姆吉拉去了。

托雷基亚就是趁着这个空档赶到泰罗身边，用光线割断将他勒的喘不过气的丝线：“泰罗、泰罗，你怎么样？回答我！”

泰罗胸口的指示器已经闪起了红光，同时还发出“滴嘟滴嘟”的急促警报声，他的眼灯也暗淡下来，并没有回应托雷基亚。

这时一旁的巴顿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凯姆吉拉，正用喙把食叶怪兽可怜的身体撕成碎片吞掉，还发出吃得很满足的叫声。托雷基亚的行为又引起了巴顿的注意，它放下食物，呼扇着翅膀朝两位奥特曼逼近。

托雷基亚明白目前自己还不具备战士的能力，本想把自己的能量交给泰罗让他有力气接着作战，但是泰罗的伤势有些重，甚至都没法站起来了。

巴顿已经走到自己和泰罗跟前了，托雷基亚使用光线攻击希望可以拖住巴顿的脚步，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托雷基亚尝试着闪到一边，希望把巴顿引开，为泰罗争取恢复的时间。

但巴顿似乎也有一些战术头脑，它看得出来现在泰罗十分虚弱，就下定决心要趁势彻底击败他。这下托雷基亚只能飞身扑向巴顿，用身体将它撞开，以此保护泰罗。

巴顿显然被托雷基亚这样的行为激怒了，怒吼着扇动翅膀，从口中喷出火焰。好在托雷基亚身为蓝族，动作非常敏捷，顺利地躲开了。但托雷基亚顾虑着泰罗的安危，并不敢离开他的身边太远。

自己的力量很难与巴顿抗衡，托雷基亚深刻地意识到现在的局面必须要让泰罗尽快疗伤重新投入战斗才能解决。只可惜托雷基亚并没有在银十字军学习过，对治疗类的光线一窍不通，只能从天际引来星光，用尽全身力气将泰罗推向天空，寄希望于奥特之母可以拯救他。托雷基亚也打算趁此机会暂时逃离巴顿的袭击。

而巴顿似乎看出了他的意图，在托雷基亚已经起飞离开地面的时候用嘴咬住了他的脚踝。体重本就相当轻的蓝族瞬间被拽了回来，狠狠撞在地面上，巴顿又故技重施，用喙刺向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痛呼一声，抬头朝天空看去，好在泰罗已经脱离了地球的引力。感到巴顿的毒素逐渐侵蚀身体的托雷基亚舒了一口气：这下泰罗就安全了，真的太好了……啊，对了，差点忘了！自己来地球，明明是为了……

随着托雷基亚的奋力一掷，有什么东西闪着金光跟随着泰罗飞向天际。

巴顿显然也知道托雷基亚扔出去的东西至关重要，也想去追，却被托雷基亚用奥特念力加固过的电塔狠狠地戳在了腿上。巴顿没想到会被自己以为的手下败将偷袭，恼羞成怒地回过头来继续攻击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知道自己打不过，所以把闪避发挥到了极致，尽量预判巴顿的动作，及时躲开攻击，再趁机发射一些光线牵制巴顿，以免它继续向居民区移动。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次作战都会成功，托雷基亚自己身上的伤口也越来越多，能量也即将耗尽，动作也逐渐慢了下来。

或许今天就是自己的终末之日了吧，托雷基亚想道。他原本来到地球，是希望可以帮助泰罗，但是除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警备队员的差距还有很远以外，什么都没能做到——甚至，连向泰罗表明自己的心意都……

托雷基亚突然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濒死的恐惧，但他害怕的似乎不是死亡本身，而是遗憾再也没有办法见到泰罗。

就在此时，破空之声传来，似乎有两片利刃化作光线飞向巴顿脑后的羽毛，将它们齐齐斩断。

是泰罗！他回来了！

托雷基亚正在惊讶泰罗痊愈的速度如此之快，红族的奥特战士已经举起了胳膊，手腕上正戴着托雷基亚在光之国殚精竭虑研制出的新型武器——王冠手镯。刚才的飞刀也是从王冠中发射的，

“谢谢你，托雷基亚！保护好自己等我回来！”泰罗说完就扑向巴顿和它扭打在一起，然后起飞引得巴顿追上去。

最终，泰罗在把巴顿引到大熊山的火山口之后，使用王冠手镯的分身功能，迷惑了巴顿的视线，使它失去了追逐的目标，最终晕头转向地跌进火山口被消灭了。

解决了强敌的泰罗立刻回到托雷基亚身边，他缓缓下落的正背着阳光，在天空中留下一个剪影，受了伤的托雷基亚就这样斜倚在一座丘陵旁，看着泰罗的身影，喃喃道：“像太阳一样啊……”

泰罗一手托起托雷基亚的肩膀，一手抬着他的膝窝，将托雷基亚横抱起来，飞出了地球的大气。托雷基亚脑袋靠着泰罗的胸甲，发现泰罗的胸膛也像太阳一样温暖火热，令他无比留恋。

飞到了太空，泰罗就使用王冠手镯的恢复光线，治好了托雷基亚的伤口。托雷基亚看了看自己恢复如初的身体，不禁感叹："看来我做的手镯真的很好用。"

"是啊是啊，"泰罗忙不迭地肯定，"比赛文哥哥给的好用多了！托雷基亚可真厉害！"

托雷基亚端详着活力满满、根本看不出才受了濒死的伤的泰罗："真不愧是奥特家族里最受宠爱的小儿子，即便身在地球也永远有家人牵挂。这么严重的伤，如果不是奥特之母一直观察着地球的情况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复原吧……"

"呃，托雷基亚，其实……"泰罗本想解释自己能够迅速复原，是因为自己的奥特心脏万幸没有被巴顿啄伤，但考虑到托雷基亚并不知道自己身体上的这个小秘密也就作罢，因为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问，"托雷基亚，其实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

泰罗有些纠结地摸着奥特天线："就是刚刚……我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什么呀……我没有听清楚，可以请托雷基亚再说一遍吗？"

"说了什么？"托雷基亚回忆了一下，顿时明白过来，但这句话他是万万不可能对着泰罗说出口的，便装傻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什么也没有……"

"骗人！"泰罗大喝一声，他先是目光灼灼地看着托雷基亚，又破釜沉舟地闭上眼睛，"其实我都听见了！托雷基亚说我像太阳一样，不是吗？"

托雷基亚万分窘迫，转过身就打算离开，却被泰罗拉住了手。

“托雷基亚想跑掉什么的，我不允许！”泰罗强硬地掰着托雷基亚的肩膀让他重新面对自己，“因为、因为，我还有很重要的话没说呢！托雷基亚你听好了！”

从小到大，托雷基亚认识泰罗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过他有像今天这样的气势，一时真的忘了落荒而逃，而是看泰罗下一步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此时泰罗的双手已经从扶着托雷基亚的肩膀变为牵着他的双手：“我要说的就是……就是……”泰罗又深吸了一口气，“托雷基亚，以后都*不用再害怕了，因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1]！”

“什么？”托雷基亚惊讶得胸口的能量灯都开始闪了，“你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托雷基亚不好！”泰罗把托雷基亚的手都捏痛了，“托雷基亚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这首诗是写给我的呢？”

托雷基亚没想到泰罗会倒打一耙：“怎么是我不好？明明是你不好！怎么可以不经过同意念别人写的东西呢？”

“托雷基亚才更过分！怎么可以偷偷改我写的诗呢？”泰罗比托雷基亚吼得更大声。

小时候看到泰罗写给别人的情诗，本就是托雷基亚的心结，他忍受着心中的酸楚帮泰罗修改，甚至还希望如果泰罗表白成功，自己还能够得到感谢，让泰罗对自己更有好感一些。只可惜托雷基亚的这些设想都没有发生，泰罗至今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泰罗现在是来兴师问罪，要把没有桃花运的原因怪罪在自己身上了吗？

“哈？那么不堪入目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改？”托雷基亚彻底爆发了，“读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眼睛！”

又气愤又伤心的托雷基亚语无伦次起来：“何况……何况……又不是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像怪兽在爬……你知道我在修改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我多想把那首诗撕掉啊……可是如果撕掉的话，你一定会难过吧……”

泰罗摇了摇托雷基亚的身体，企图唤醒他：“托雷基亚……”

可托雷基亚依然在自言自语：“你有了喜欢的人，如果表白成功的话，一定会很幸福吧……只要泰罗幸福的话，就算不是写给我的，也没有关系……我应该这么想，对不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托雷基亚，听我说！”

“我不听！”托雷基亚几乎有些癫狂了，“但是怎么可能没有关系！那么美好的诗，我明明也很喜欢，为什么不是写给我的呢？所以我故意改的面目全非，而且改的狗屁不通！这样……你的表白肯定会失败的，你才不会离开我……你果然没有恋爱，真的回到了我的身边……”

“托雷基亚！当年那首诗，其实就是写给你的啊！”泰罗实在忍不住打断他。

这句话让托雷基亚顿时冷静了下来：“……给我的？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这下轮到泰罗生气了，“托雷基亚那么聪明，又那么漂亮。小时候只有托雷基亚说，想抛却我伟大的父母，结识真正的我！我喜欢托雷基亚，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我绞尽脑汁给托雷基亚写了告白的诗，但是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就被告白的对象涂改得乱七八糟……我还以为，是托雷基亚发现了我的心思，在用这种方式拒绝我呢！”

托雷基亚连忙辩白：“我不是这个意思！泰罗，我……”

“我喜欢托雷基亚！”泰罗依旧拉着托雷基亚的手，“想和托雷基亚交往！如果托雷基亚愿意的话，就请不要放开我的手。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愿意！”托雷基亚连忙回应，甚至变换了牵手的姿势与泰罗十指相扣。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托雷基亚突然害羞起来，仿佛被泰罗的手烫着了似的，可是又不愿意放开手，只好羞涩地低下头。

“托雷……”泰罗在托雷基亚耳边轻轻喊他的名字。

托雷基亚被泰罗的气息弄得有些痒，缓缓抬起头与泰罗对视：“怎么了？”

“可以请你闭上眼睛吗？”泰罗请求道。

托雷基亚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相信泰罗，于是荧蓝色的眼灯光芒渐渐暗下去。然后托雷基亚的嘴唇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温度，这温度浅浅地停留了一下，随后很快散去了。

“这就结束了？”托雷基亚想埋怨太有分寸的泰罗初吻只是浅尝辄止，颇为不满地睁眼，这才发现泰罗的脸庞离自己如此之近，顿时紧张得倒吸一口气，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了。

泰罗就趁着托雷基亚惊讶地张开嘴的时候又一次吻了上来。

“唔、唔……”这下一直到托雷基亚快喘不过气了泰罗才停止，托雷基亚捂着嘴，满脸通红地往地球飞，冲泰罗扔下一句，“你太坏了！”

“欸——”泰罗搓着天线故作为难，“托雷基亚是不喜欢嘛，那下次不这样了……”

这下托雷基亚不乐意了：“我也没有这么说吧！”

“噗……”泰罗忍俊不禁。

托雷基亚强忍着被打趣的难为情：“不许笑了！赶紧回去吧！ZAT队员找不到光太郎，又该着急了！”

泰罗并起食指和中指敬了个礼：“遵命！哈哈哈哈……”

“都说了不许笑！”

Chapter End Notes

注：
[1]：改编自宇宙名著《幽蓝魅影》里托雷基亚的诗。

【约会的地点是……】

在宇宙表完白回到地球的泰罗重新化成光太郎的模样，轻车熟路地为自己找了一个死里逃生的理由，和并无大碍的上野队员一起护送着眼睛还没有完全复原的武司回到了家中。由于地震研究所还需要修缮，小林先生还可以在家居住一段时间，相信有父母的陪伴，武司也会很快重见光明的。

而托雷基亚则直接回到了光太郎家中。结束了任务汇报下班回家的光太郎打开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崎子依然穿着那套青色的浴衣，坐在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一居室的床边晃悠着一双白皙光滑的小腿。

换下队服，泰罗也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床上，他歪着脑袋问自己的新晋恋人：“托雷基亚怎么想起来拟态成女孩子呢？”

“唔……”托雷基亚捧着脸颊思考了一会儿，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只是说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缘由，“因为这种衣服很漂亮！”

泰罗显然也深有同感，于是向托雷基亚科普起和服这种服饰的各种形制来，滔滔不绝后又加上一句：“夏天到了，很多地方都在办祭典，很多人会穿着和服去呢！”

“祭典是祭祀神明的仪式吧，因为很隆重，所以才穿传统服装？”托雷基亚问道。

泰罗却摇头：“虽然是为了祭祀神明，但其实祭典的氛围很轻松喔！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尤其是烟火大会，实在是太壮观啦！还有很多小商品出售，人们设计了许多游戏，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总之，托雷基亚如果亲自去了，一定会喜欢的！什么时候一起去吧！”

“……”

因为托雷基亚没有回应，泰罗从床上坐了起来，没想到：“诶？托雷基亚为什么突然脸红了？是房间里太热了吗？真不好意思，我马上去把电扇打开！”

泰罗风风火火地打开了风扇回来，托雷基亚还是坐在床边掰自己的手指，耳尖还是红通通的。这下泰罗可着急了：“托雷基亚，你到底怎么了呀？是不是刚才的战斗还是有哪里不舒服？”

“不……我没事。”托雷基亚嗫嚅道。

泰罗叉起了腰：“托雷！你这样，我可要生气了！哼……我们现在可不仅仅是好朋友了，是恋人了！是恋人，不是应该忠诚吗……忠诚，不就应该是没有隐瞒吗？为什么托雷还是不愿意对我敞开心扉呢……我可是一直、一直都很想知道托雷心里在想些什么的！”

托雷基亚一下子被泰罗扣上了“不够忠诚”这么大一顶帽子，顿时也急了：“我哪有对泰罗不忠诚！我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托雷基亚倒是把理由说出来让我听一听吧！”泰罗不依不饶，“不过，我可不一定接受噢！我们两个，明明就已经因为写诗的事情，错过了那么多年！如果当时我们一旦心里有了想法，就说给对方知道的话，肯定还在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在一……”

托雷基亚伸手捂住了泰罗的嘴，蓝族微凉的体温透过人类的皮肤传达到光太郎身上：“你闭嘴！不是要听我说吗？那怎么自己还说这么多！”

托雷基亚拟态出的崎子身形并不高挑，连带着手掌也十分娇小，只堪堪掩住光太郎的小半张脸。光太郎闻言也马上闭了嘴，但依旧鼓着腮帮子、目光灼灼地盯着托雷基亚，仿佛托雷基亚接下来要说的话不能让他信服，他还是会很生气似的。

崎子收回手放在自己腿间：“我只是在想、你说去祭典，是……约会邀请吗？我、很高兴，泰罗……”

这下轮到泰罗慌了：“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泰罗话音刚落，又发现托雷基亚脸色不对，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也不对、唉，我……咳，”泰罗清了清嗓子，稳定了一下心神，说出了真实所想：“第一次约会，肯定是去托雷基亚感兴趣的地方啊！你不是还给了我喫茶厅的餐券吗？难道不是想去那里吗？”

“啊……”托雷基亚的面色总算多云转晴，“那里出售的都是在M78没见过的饮食，我确实挺感兴趣的啦，但是如果泰罗那么推荐祭典的烟火大会的话……”

“我没关系的喔！”泰罗连忙道，“夏日的祭典有很多，而且就算今年赶不上，明年也依然会有夏天啊！可是喫茶厅的餐券不是下周就会过期了嘛，所以还是去喫茶厅吧！我也一次都没去过呢，很期待喔！”

托雷基亚听了泰罗的话若有所思：“说的也是呢，明年也会有夏天……”

“何止明年会有啊！”泰罗立刻纠正，“每一年都有夏天呢！我和托雷基亚会在一起很多很多年，如果你喜欢的话，每一个夏天我们都可以来地球参加祭奠喔！”

“光之国和地球的时间流速是不同的，如果每个夏天都来的话，那也太……”托雷基亚扑进憨笑着并不知道自己说出了多么了不起的发言的泰罗怀里，“真不愧是你啊，随随便便就能说出要在一起很多很多年这样的话……”

“欸——怎么能说是随便呢！我可是很认真地想和托雷基亚一直一直在一起！难道托雷不这么想吗？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离开吗？”

虽然“能够一直和泰罗在一起”这件事，其实就是托雷基亚内心最重要的愿望，但他还是不敢给出肯定的答复，反而幽幽地开口以掩饰不安：“谁知道呢，未来的事情又怎么能说得准……”

泰罗倒没有被托雷基亚悲观的话语动摇，搂紧了怀中的崎子，抚摸着她的脊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托雷基亚去哪里，我也跟着一起去就好啦！我可是说过会一直陪着你的喔！”

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靠在一起，许久没有说话。

“哎对了No.6，”托雷基亚突然开口打破了平静，他指着这个小小一居室的角落隔出的卫浴空间，“既然你会奥特淋浴，是不是这个公寓里的浴室其实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啊？”

“唉？怎么突然问这个……但我其实还蛮喜欢洗澡的，感觉很特别，也很放松。”

托雷基亚又紧接着点评起公寓的其它地方来：“你是不是也经常去白鸟家蹭饭？真是多余配个厨房！”

“哪有！我做饭很好吃的，是跟艾斯哥哥学的，托雷基亚明明知道……”

“啊！”托雷基亚惊呼起来，“这间屋子里只有一张床！”

泰罗莫名其妙，不明白托雷基亚为什么这么惊恐：“那又怎么样？空间很大啊。”

“那、那也不行！”托雷基亚突然从泰罗的怀里弹了起来。

“为什么不行？足够托雷基亚睡了啊？”泰罗还是摸不着头脑。

托雷基亚这下连拟态也不维持了，变回了奥特曼的形态，只不过身形还是地球人那么高：“怎、怎么就行了！我们才确定恋爱关系就要睡同一张床了吗？”

这下轮到泰罗惊讶：“哈？原来托雷基亚想的是一起睡吗？我完全没问题喔！虽然本来我想的是把床让给托雷，自己打地铺来着。”

“滴嘟滴嘟……”

“啊啊啊……托雷！你的计时器怎么闪了啊！快快快，快躺下休息！”泰罗连忙准备用王冠手镯给托雷基亚补充一些能量。

可羞愤欲绝的托雷基亚捂着脸蜷着身子背对着泰罗窝进床里，泰罗哪还碰得到他的计时器。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托雷基亚听见泰罗自言自语，随后就感觉到了后背上一道炽热的体温。

“那我只能抱着托雷，来给你传递能量了！”

托雷基亚被这太阳一般的温度烫得浑身一颤：“不、不用了！我已经没事了！”

“欸——那我有事！刚刚和巴顿打架，真的好累、好辛苦噢！需要抱一抱托雷才能好呢！托雷快和我一起休息一会儿，等睡醒了，我们就去喫茶厅吃晚餐吧！这是约会邀请喔！”

【在痛的是托雷基亚的……】

“那我就出门了喔，托雷，你好好休息。如果还是痛的话，就别逞强，吃点止疼片吧！”今天光太郎反常地没有去晨跑，而是打算直接出门。因为ZAT队要前往九州进行新武器的演习，因此光太郎需要提前出发。

相反，托雷基亚还窝在温暖的被子里，含糊不清地回应：“唔……知道了。”

“唉……真是让人担心，要不然我今天就请假在家陪你吧……”见托雷基亚没什么精神的样子，泰罗有些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呆着。

“别啰嗦了！你不是说了吗，这次演习由副队长主持、需要和已经被调去空间站的西田进行合作，森山和北岛监测导弹的路线，上野和南原在导弹预定登陆地点做记录，队长则留在本部。这不是相当重要的、全队总动员的大行动吗？你如果不去的话，谁驾驶飞机发射导弹呢？”托雷基亚却催泰罗快去上班。

“好吧好吧，”泰罗见托雷基亚反对得那么坚决，也终于妥协，“那你独自在家要照顾好自己喔……不过真是没想到呢，这种事情居然会发生在托雷身上……”

“闭嘴吧No.6！啊……好痛……”托雷基亚恼羞成怒，又因为张大嘴巴说话而牵动了正在疼痛的牙齿，“哪知道人类的身体这么脆弱，居然还会牙痛！而且甚至因为身体有病痛，都不能结束拟态变回奥特曼的样子，真是可恶！”

“哈哈哈哈……”泰罗忍不住嘲笑起来，“这也都怪托雷自己，是你太贪吃了嘛！”

“你这脸皮还真厚啊！我贪吃？那你又算什么？”说起这个，托雷基亚就更生气了，明明泰罗比他吃的还要更多嘛！为什么还好得很呢？难道这就是奥特曼与奥特曼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吗？

不过托雷基亚之所以会牙痛，其实也不能说是单纯的贪吃，不如说是因为吃了太多甜食才更贴切。

原来就在上一周，光太郎和崎子进行了在地球的初次约会，当然，从前在宇宙的那些探险经历毕竟是确定恋爱关系之前了，两位都意见一致地认为不能称之为约会。约会的地点，当然是给崎子发了自助餐券的喫茶厅。

店面的外观是传统的和式房屋，掀开门帘后却别有洞天，西洋风格的小圆桌、皮椅，内侧的天井里却又能看到日式庭院的造景。

几乎都是去白鸟家蹭饭的光太郎显然没有来过这种场所，弯下腰揽着崎子的肩头和她咬耳朵：“这里是卖茶的地方吧？那卖的是本土的茶还是海外的啊？”

连地球都没来几天的托雷基亚显然就更不清楚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坐下来看看菜单应该就知道了吧？”

站在吧台内侧的店主注意到了他们，便迎上来问候：“欢迎两位光临，您二位是一起来的吧。那么坐在窗边的双人座怎么样？是鄙店专门为来约会的情侣客人设置的区域呢。”

这种小事泰罗显然无所谓，一切都听托雷基亚的意见。崎子却摇了摇头：“抱歉，我们不太想坐在临街的位置，坐在庭院那一侧可以吗？”

“当然可以，临街的位置确实有一些吵闹了，您二位请跟我来。”善解人意的店主将他们带到一张圆桌前，“坐在这张桌子能从最佳角度欣赏我们家的庭院喔！这是菜单。有需要随时叫我。”

翻开菜单，泰罗和托雷基亚都忍不住惊叹出声：这家店的菜单制作得简直太精美了！不仅在菜品名称下面做了文字说明，甚至还在旁边放上了图片供客人参考，实在是太周到了。

“这些图片好像都是画出来的，还上了色，肯定花了不少功夫吧！”光太郎感慨。

崎子也点点头：“这样也方便了像我们这样第一次来的顾客，店主确实是一个很体贴的人呢。”

店名里虽然有“茶”字，但翻开菜单就一目了然，显然茶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商品，饮料还有咖啡、汽水、果汁，食物的种类就更多了，既有咖喱饭和意大利面这一类的主食，也有芭菲、布丁这样的甜品。

“所以说啊，托雷，地球真的是个了不起的地方！这种食物，在光之国恐怕一辈子都没办法吃到！”泰罗已经打算把菜单上的每一样都品尝一遍。

托雷基亚则在思考在光之国开一家这样的店面的可能性，最后得出食材实在是不太好找这一结论，惋惜地叹了口气。

虽然是人类的形态，并且奥特曼其实也并不需要用食物来填饱肚子，但是奥特曼的胃容量和人类比起来可是天差地别的，像泰罗一样每种食物都尝一份不过是小意思，只怕把店里扫荡一空也不在话下。不过好在店主既然敢向街边的路人赠送餐券，也有自己的对策，那就是在按人数支付费用以后，每样菜品最多也只能点两份，饮料倒是不限量。

光太郎和崎子面前的小小圆桌显然摆不下琳琅满目的点心，所以店主就推来了餐车。

光太郎把拳击作为自己的最大爱好，平时的饮食注重高蛋白，碳水摄入并不多，因此难得可以敞开了吃，他评价最高的自然是分量满满的猪排咖喱饭、充满馅料的厚吐司

和加了冰激凌球的苏打水。崎子显然更加偏爱布丁、芭菲这类造型精致的甜品，还有堆了厚厚奶油还有水果点缀的冰沙。

至于味道苦涩的咖啡，他们则都不太能喝的来，哪怕是卡布奇诺也只是浅浅地抿了一口就放下。

“我有点喜欢上地球了……”品评了每一道菜品之后，托雷基亚咬着奶昔的吸管轻声说。

泰罗连连点头：“没错，地球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嘛！仅仅是一家小店就有这么多好吃的，其实还有很多美食托雷没有吃到呢！说起来，我之前逛便利店的时候看到一种新上市的饮料喔……”

“便利店？”

“啊，托雷还不知道什么是便利店啊……”泰罗做起了科普工作，“就是一种把各种商品摆在货架上出售的地方，不仅仅是食物，也有生活用品啦。”

托雷基亚捏住摆在奶昔顶端的樱桃的梗，再把鲜红的樱桃果实叼在齿间，“喔？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没错，那里的商品可比这里多喔！那种新上市的饮料叫做奶茶，好像也是甜甜的。托雷今天吃了这么多甜滋滋的点心，我猜你一定会喜欢，明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就这样，被泰罗带着领略了一下物产丰富的地球的风采的托雷基亚，由于是个没有工作的闲散人士，经常在光太郎去ZAT队上班的时候化成崎子的模样到处逛，遇到样子感兴趣的食物就买一份品尝，甚至已经成为附近商业街的常客了。花着光太郎的薪水，托雷基亚倒是丝毫没有负担。

但是问题就这样产生了：因为吃了太多甜品，托雷基亚的牙齿开始痛了！

“不能代托雷受痛，真是抱歉了，”泰罗在床边穿戴好通讯手表和队服，转身出门之前在托雷基亚因为牙痛而肿起来的腮边亲了一口，“希望这个可以给你和疼痛作战的力量喔！”

托雷基亚吓了一跳，捂住被泰罗偷袭的脸颊，随手抄起旁边的枕头就扔过去：“你搞什么！再不出门可要迟到了！”

泰罗毫不在意，甚至帮托雷基亚把枕头送回床上，然后在踏出家门之前又回过头来冲屋里喊：“托雷如果实在痛得厉害，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俗话说得好嘛，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噢！”

到达本部和队友们碰头后，光太郎就前往机库等待天鲸号搭载本次演习要使用的导弹了。其他队员们也都驱车赶往预定的导弹登陆地点——宫崎县，那里同时也是南原队

员的家乡。据说他还特意向队里报备，结束了任务不回东京，而是要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

光太郎按照指挥，在规定地点向海中发射了导弹以后，就像计划中的那样飞往九州岛了。然而，空间站的西田却传来新的消息——不知为何，导弹入水以后，前进速度突然慢了下来，没办法在预计时间登陆了。

已经到达宫崎的地面部队当然是一头雾水，光太郎也同样摸不着头脑，甚至还遭到了队友的埋怨，这让他有些委屈："可我都是按规章做的……"

可就当光太郎听从副队长的指示，暂时前往宫崎与大部队会合以后，导弹的动向又有了变化：它的速度突然变快，可行进的路线却杂乱无章，空间站的队员们观察了好一阵子，才终于判断出有稳定的迹象，只是它的登陆地点将会发生偏离。

大家都有些担忧，毕竟这是ZAT队的演习行为，如果只是装备出了些差错也就算了，万一导弹爆炸伤害到平民，那可就糟糕了。

可就在这时，南原的母亲却来到了大家暂时休整的旅馆，这让南原队员有些尴尬。不过副队长倒是很体谅，想着现在光太郎也和大家会合了，就允许他提前结束任务陪伴母亲，剩下的队员则集体驱车前往新的登陆预定地点——青岛。

可当他们来到海边，等来的却不是登陆的火箭弹——

"快看，是怪兽！"

"什么？"

大家纷纷紧张起来，都做出了攻击的准备姿势，毕竟导弹的破坏力倒还有数据可以依靠，怪兽的攻击可就更加难以控制了。

眼尖的上野队员指着怪兽："奇怪，那是什么？"

"啊！是导弹！导弹卡在怪兽的牙缝里了！"

北岛队员思考了一会儿："所以怪兽是因为牙痛，才暴躁地来到陆地上来的吗……"

"牙痛？那不就……"光太郎想起了同样因为牙痛不得不卧病在床的托雷基亚。

副队长听见了光太郎自言自语："东，你刚刚说什么？"

"啊、没什么，"光太郎抓了抓头发，"只是突然想到，内人这几天也在牙痛呢……"

"内人？"听见这个词，森山两眼放光，"崎子小姐已经和东君登记结婚了吗？真是恭喜！"

泰罗觉得光之国没有婚姻制度这件事情很难和人类解释，只好笑了笑不说话。

“嗯……”北岛队员依旧是一手托着下巴作思考状，一本正经地说冷笑话，“东的夫人最近也在牙疼啊……那莫非，这怪兽就是夫人变的？”

虽然能变的不是怪兽，但泰罗还是有些隐瞒事实的心虚，便假装跳脚：“北岛！你再胡说的话，小心挨揍喔！”

“小心我连你一起揍！现在可是在执行任务呢！听听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不着边际的话！”副队长终于发怒了，“森山队员，联络本部调度其他战机加入战斗！”

“是！”

“北岛、上野，限制怪兽行动，阻止它进入陆地！”

“明白！”

“东，作为结婚却不请大家参加婚礼的惩罚，现在驾驶天鲸号，给我把导弹从怪兽的嘴里拔出来！”

“遵命！啊、可是副队长，我们没有举行仪式啊！”

“什么？那就更要惩罚你了！婚姻大事，怎么能不办仪式呢！还不快去！”

【人类与奥的区别是……】

Chapter Notes

本来是打算为醋包饺子，现在决定不包饺子啦，大家直接喝醋吧！
之后的情节也有可能会跳跃式突飞猛进

赛特队原本打算用天鲸号上的机械手拔出怪兽嘴里的火箭，可牙齿被硌的疼痛无比的怪兽歇尔塔并不安分，光太郎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让机械手准确地抓住火箭。

甚至歇尔塔还被总是在面前绕来绕去的天鲸号给激怒了，直接一巴掌把天鲸号扇得机翼冒烟、即将坠毁的程度。无奈之下，光太郎只好变身泰罗，先处理好着火的飞机，再用王冠手镯的能力将歇尔塔束缚住，这才将卡在它嘴里的火箭弹给拔了出来。

好在火箭弹的引爆程序是由赛特队手动控制的，这颗火箭弹也没有浪费，已经成功回收准备另择时间重新进行演习。牙不痛了的歇尔塔也不再狂躁，安静地回到了海底的栖息地。

结束了工作的光太郎回到家，等不及地要把今天的经历告诉托雷基亚——毕竟给怪兽治牙疼这件事虽然已经上了新闻，但是托雷基亚这几天也在牙疼，说不定根本没有精力看电视呢？

可光太郎没想到的是，当他打开家门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等身大小的托雷基亚跪坐在茶几边看电视边喝茶的场景了。

“诶？”泰罗见状，也关上门结束了拟态，以奥特曼的形态走到托雷基亚身边，“托雷的牙齿不痛了吗？”

托雷基亚放下手中的乌龙茶：“我毕竟不是真正的地球人，恢复起来还是很快的。你经常与怪兽战斗，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吧。”

泰罗点点头，在托雷基亚身边坐下：“倒是没错。要是摔断了胳膊进了医院，第二天基本上也已经恢复到可以拿枪的程度了。”

“嘁，你还挺骄傲的嘛！”托雷基亚翻了个白眼。

泰罗搓搓天线，颇有些烦恼地说：“我哪有！其实也挺麻烦的呢，伤口恢复得太快，队友们和健一纱织有些时候也会怀疑，害得我不得不装作还没好的样子。”

托雷基亚闻言嗤笑：“真是笨蛋……”

“不过说起来，除了恢复的速度，人类与奥特曼好像还有一些区别啊……”泰罗摩挲着下巴。

“那是当然了，”托雷基亚几乎在用看傻瓜的眼神看泰罗了，“体型上的区别就很大了！”

“哎，托雷误会我了，我不是说这种类型的区别啦！我可有证据哦，”泰罗一边说着，一边让托雷基亚等一会儿，然后从自己专门用来放拳击用品的大背包里翻出一个差不多成倒三角形、还装上了绑带的海绵垫出来，“托雷，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托雷基亚拿着这个完全陌生的物品端详了一阵子，老是承认：“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

“嘿嘿……”虽然家里只有自己和托雷基亚，但泰罗还是俯在托雷基亚的耳边小声向他解释，“这是人类拳击手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使用的护具喔！”

“护具应该是用来保护自己不要受伤的用品吧，”托雷基亚还是拿着手里的玩意儿左看右看，“可是这个形状这么奇怪，无论是保护头部、四肢还是关节，似乎都不太合适……”

“托雷说的完全没错，”泰罗点点头，继续跟托雷基亚咬耳朵，“所以这是用来保护下半身的护裆喔！”

“护裆？”托雷基亚不解。

泰罗显然没想到自己居然在人类与奥特曼的身体结构差异这方面的知识胜过了托雷基亚：“唉？托雷不知道吗？你第一次来地球的时候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地球上的人类都穿着衣服诶！”

“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很多宇宙人也都有穿衣服的习性啊。”托雷基亚反倒觉得泰罗少见多怪，“我们之所以不需要穿衣服，是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殖……”

话说到一半，托雷基亚就反应过来。泰罗也连忙点头：“没错没错，人类的这部分器官裸露在外，没有泄殖腔的保护，所以需要用衣物覆盖保持卫生。在进行拳击这种对抗性运动的时候，当然也就需要更坚固的护具来保护啦。我第一次见到护裆的时候，也觉得多此一举呢，毕竟人类都穿着衣服，我在进行拟态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那边也还是奥特曼的形态，还在更衣室被别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了，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噗……”托雷基亚也发出嘲笑，“你那时候至少应该还是穿着内裤的吧？”

“那当然了！有别人在场，当然不能脱光衣服了！”泰罗嘟起了嘴老大不高兴，“从小到大，那里的样子，除了爸爸和妈妈，也只有托雷基亚看过！托雷基亚不是也只给我……”

“说什么浑话！”托雷基亚连忙去捂泰罗的嘴，“都是小的时候不懂事，才做出那么荒唐的举动，你居然还好意思再提？”

“我怎么不好意思提了，”泰罗撇开脸不看托雷基亚，“当时明明就是上完了生理课，托雷说想看看我们两个那里是不是不一样，所以才……”

“啊啊啊！No.6！不许再说了！”托雷基亚急得跳脚，脸都快比泰罗这个红族还要红了。

泰罗不说了，只是又拟态成光太郎的样子，然后抱着胳膊直勾勾地盯着托雷基亚，把托雷基亚看得浑身发毛：“你想干什么？莫非是想让我拟态成崎子的样子……”

光太郎点点头，眼睛亮晶晶的，又开了口：“自从知道了人类和我们不一样以后，我现在拟态成光太郎，那里都是人类的样子喔。托雷也按照人类的样子拟态成崎子好不好？”说完还一把抱住了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在光太郎的怀里不断挣扎：“泰罗！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这种行为，在地球上……叫做、叫做……叫做耍流氓！我要打电话给警察，让他们把你给……”

“托雷也太坏了！托雷难道不是我的妻子吗？我只是想问一问妻子愿不愿意让丈夫看一看自己的身体，这也会被警察关进监狱吗？”光太郎可太委屈了。

“什么妻子！”听到这个词，托雷基亚更害羞了，可是泰罗力气那么大，他完全挣脱不出怪力红族的怀抱，“我们才交往几天，怎么就成了夫妻……”

光太郎据理力争：“相爱的伴侣就是夫妻，和交往多少天有什么关系！”

“那是在光之国，这里是地球……”托雷基亚也寸步不让。

光太郎回击：“可我们是奥特曼，不是地球人！地球上有许多夫妻之间根本没有多少爱意，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我和托雷基亚虽然按照地球人的标准还不是夫妻，可我们怀着对彼此的爱意，比很多夫妇都要幸福得多呢！”

托雷基亚眼灯都快气红了：“你从小就歪理多，我永远都说不过你……你想看就看吧。”

话音刚落，身着第一次来到地球那一天的青色浴衣的崎子出现在光太郎的怀里，只是神色委屈，垂着脑袋不愿与光太郎对视。

光太郎环着她的肩膀和腰肢，两人倒在榻榻米上。崎子偏过头，不敢面对光太郎灼热的目光。当光太郎的手指顺着浴衣的领口滑向腰带的时候，崎子突然抓住了光太郎的手，直勾勾地盯着光太郎，胸口急促地起伏，似是很紧张：“你先脱！”

“嗯？”光太郎看了看还穿着严丝合缝的赛特队服的自己。

“不许穿这么多，都脱了！”崎子蹙着眉，嗔怪地瞪着一双水汪汪的杏眼，“我也要看你的样子！”

“嘿嘿，好呀！”光太郎反握住崎子的手，带着她扯开了自己颈间白色领巾的结，然后引着这双柔荑又摸上队服领口，“既然是托雷想看，那就要自己动手噢！”

【深入研究】（车）

Chapter Summary

小情侣的人类形态初夜！

预警：
！东光太郎X崎子（♀）性行为！
！奥形态的芋头只有丁丁，阿托只有批！
不能接受的宝贝们请避雷

原本的地球人光太郎就是一个尚武的年轻人，泰罗使用了他的容貌和名字之后，并没有放弃这位青年原本的拳击爱好。实际上，泰罗自己也很喜欢这项运动，他从小到大就是个相当执着的孩子，为了成为警备队的一员，一直在努力地训练。地球上这种叫做拳击的运动，能为泰罗的战斗带来许多启发。

崎子解开光太郎身上红蓝相间的队服，发现他只贴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与小麦色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背心下的胸肌也十分饱满，将背心撑得紧绷绷的，乳头的位置还微妙地凸起着，这让崎子有些在意，手下意识地就伸了过去。

可她还没摸到光太郎的胸膛，就又被光太郎捉住了手掌，这让崎子不禁“欸”了一声。

“托雷基亚不要着急嘛！外套还没有完全脱下来呢！”光太郎眯着眼睛笑起来的时候，眼角会堆起细细的纹路，掩盖了泰罗身为战士的坚毅眼神，只留下人类的温和。

可现在这个场景，这样的笑容只让托雷基亚觉得他憋着一肚子坏水。不过托雷基亚还是顺从了泰罗的要求，帮光太郎脱掉了这件颇为修身的制服外套，露出他肌肉条理分明的手臂和肩膀。

“好，既然托雷基亚帮我脱了一件，现在就轮到我帮托雷基亚脱了喔！”光太郎跪在榻榻米上，分开的双腿之间恰恰是崎子纤细的腰身。他握了握拳头，跃跃欲试的样子丝毫不像要为崎子宽衣解带，反倒是像要去退治怪兽。

“不行！”托雷基亚又一次拒绝，双手牢牢捏住浴衣的腰带和领口。

泰罗不解：“为什么不行！托雷不许耍赖皮，说好的互相脱的！”

崎子削葱一般的手指指向了光太郎的下半身：“浴衣只有一件，你比我多穿了一条裤子呢！不公平！你得连脱两件！”

“诶——托雷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呢……”泰罗捏着下巴思考了一下，马上就同意了托雷基亚的意见，爽快地解开了腰带、拉下了裤链。

光太郎本就是个因为常年进行锻炼，身材很好的年轻人。当泰罗选择将他作为拟态之后，不仅身高更加高挑，体格也更加优越。光太郎的腰胯虽细，却并非弱不禁风，而是充满了力量。裤腰上的拉链刚松开，还坠着枪套的裤子便因为重力直接落在了崎子的膝头，引发了她一阵小小的颤抖。

一双蜜色的大腿更是肌肉线条分明，让托雷基亚产生了一种完全无法从他的腿间逃脱的认知。崎子的视线顺着光太郎的腿上移，来到了被黑色短裤遮住的关键地带。

“啊！那是什么啊……”托雷基亚立刻闭上眼睛偏过头去。

泰罗低头看了看自己腿间：“这是人类男性的外生殖器啊，托雷有必要这么惊讶吗？我就是按照自己拟态的，没有生殖腔保护就是这样啊，你又不是没见过……”

“你胡说！”托雷基亚抓起刚才滑落一边的赛特队外套就往泰罗身上扔，“我见过的哪有那么大啊！”

泰罗接过衣服，老实交代：“托雷……那个时候我们才刚上初中……还没到性成熟期……你忘记生理课教材里写的了吗？那边就是会随着发育变大的啊……”

这下原本还张牙舞爪的托雷基亚一下子哑了火，从小到大也同样是好学生的托雷基亚又何尝会忘记生理课的知识，只是一下子看到真的受了很大冲击：还穿着宽松的运动款短裤都能隐约看出形状，这等会儿要真的坦诚相见了，这尺寸该有多么可观啊！

托雷基亚还在捂脸的时候，泰罗就已经三下五除二地彻底脱掉了长裤：“这下应该轮到我了吧？”

“嗯……”

得到了托雷基亚细如蚊蚋的首肯之后，泰罗反倒没有了之前的急切，而是慢条斯理地拈起崎子浴衣腰带的一端，缓缓地将打结处抽散，像剥开糖纸一般打开了崎子的衣领。

“哇……”面前的景象让泰罗禁不住发出感叹，“这就是人类女性的内衣吗？从来没见过诶，感觉除了比我穿的背心短一点、紧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嘛！人类女性就是用这个包裹乳房吗……”

光太郎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向崎子的肩头，还没碰到肩带的时候，就被崎子拦住了：“不是应该轮流脱吗？现在该我了！”

光太郎嘴唇撅得老高，显然是不太乐意的，但又拿不出拒绝托雷基亚的理由，只得作罢。不过就在崎子用双手将光太郎的白色背心一点一点往上卷，露出他形状恰到好处

的腹肌，然后忍不住伸手揩油时，光太郎也立刻有样学样，隔着崎子的内衣，捧起她的双乳，轻轻地揉搓起来。

“嗯、啊……泰罗你！”面对泰罗的突然袭击，托雷基亚有些乱了方寸，手上也没了轻重，狠狠地掐了光太郎一把。皮糙肉厚的光太郎却并不在意这一下，反倒揉得更起劲了：托雷基亚在拟态成崎子的时候，或许是参考了第一次遇见的那些身穿浴衣的少女的身材，上围并没有多么突出，但却正好能把光太郎的手心填满。

泰罗和托雷基亚曾经在初中学到奥特曼的生理知识时，躲进校园无人的角落，观察试探彼此的身体，连生殖腔都打开给对方看了。因为发现拥有的生殖器官截然不同，泰罗和托雷基亚甚至还上手摸了。当时懵懂的二人，对“生殖行为”只有模糊的概念，触摸彼此时只有纯粹的好奇。可当初的小孩子现在成为了恋人，亲密接触的行为便染上了情欲的色彩。

光太郎听见崎子娇滴滴的呻吟，咽了一下口水，捏了捏她在自己腰腹间作怪的手，直接将自己身上卷起一般的运动背心脱了下来。他甩了甩被衣物弄乱的头发，与被这一串动作惊得僵住的崎子对视：“现在托雷比我多穿一件，又该你脱了！不过托雷的动作太慢了，还得我来帮忙才行！”

说完，他直接将崎子的胸衣沿着双乳之间的浅浅沟壑撕了开来，原本被布料包裹住的双乳没了约束，原本聚拢的脂肪略微向四周扩散了一点。光太郎俯下身，像去追逐夏日被阳光融化了的、流淌到指尖的雪糕一般，吮吸起崎子的胸口。

崎子被他的动作弄得战栗不已，喘息着去推光太郎的脑袋，想让他停下来。却不想光太郎正咬着崎子那因为刺激而挺起的乳尖，崎子去推，反而扯痛了自己，疼得叫出了声。

或许是崎子的娇喘触及到了光太郎的某根神经，两人如今只隔着薄薄两层布料的下身已经贴在了一起。崎子显然也是感受到了腿间滚烫的硬物，一边低头向下看去一边喃喃发问：“什么东西……”

这可真是个傻问题，还能是什么呢。光太郎穿着的运动短裤本就宽松，如今裤管已经被兴奋起来的下体顶出一个诡异的形状。崎子似乎突然想起来她和光太郎还在进行互相脱衣服的游戏，伸手颤巍巍地去拽光太郎的裤腰，只不过刚扯松腰带，挺立的阴茎就跳到了崎子的眼前。

“真的比上次看的时候大了好多……”崎子虽然涨红着脸，却还是忍不住观察起这根久违了的、熟悉又陌生的器官，甚至还用手指圈了圈它的围度，又从根部开始比划了一个短小了许多长度，“小时候才到这里，而且还软软的，顶端也被包皮裹着……”

托雷基亚直白地用语言将泰罗现在的身体与年幼时做起了对比，让泰罗听得也有些汗颜，却又因为托雷基亚竟然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都记得那么清楚，而感到有些得意。

光太郎下半身是用一条宽松的短裤遮羞，崎子却穿着贴身的浅色三角内裤。光太郎轻轻分开崎子的双腿时，才发现内裤中央已经晕出一片濡湿的痕迹。缓缓褪下崎子身上的最后一丝遮掩，少女的胴体如婴孩初生一般，赤裸地呈现在光太郎眼前。

奥特曼的外表纵然与人类相近，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并不明显的差别，两位青年只发现了生殖腔的差异，却不知道人类除了头发和胡须，在其它地方也拥有体毛，因此两人的下身现在都是光滑的。因此，光太郎毫无阻碍地将崎子那已经被情动的体液浸湿的阴户尽收眼底。

“似乎和小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嘛……”光太郎睁大了眼睛，甚至放过了崎子那对快被他揉捏出指痕的椒乳，凑近了脑袋去看。

“真的吗？可是你明明就变了很多，我肯定也有哪里不一样了吧！”崎子撑起上半身，看到光太郎往自己的腿根越来越近，干脆主动掰开膝盖，让自己的双腿分的更开，好让光太郎看个清楚。

只是光太郎实在没有从外部看出什么差别，便小声提问：“我可以……看看托雷基亚里面吗？”

见崎子点头，光太郎便伸手拨开了紧紧闭合着的粉色阴唇，甚至顺着皮肤的褶皱抚摸起来，那里已经沾上了崎子的体液，摸起来有湿热粘腻的感觉。最终，光太郎的手指来到了顶端的那颗小豆。

“啊！”第一次受到这种刺激的崎子抬起了腰，几乎要从榻榻米上跳起来。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奇怪声音之后，崎子立刻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虽然眼里已经闪着泪光，但崎子依然能看清光太郎在自己腿间专注的模样，这让她忍不住呼唤恋人的名字：“泰罗、泰罗……”

光太郎没有开口回应，只是抬起眼看了看崎子，视线又重新回到崎子的下身。他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用刚才对待崎子乳头的办法，舔弄起这块更加敏感的区域。

这串动作让崎子的全身都绷紧了，她下意识地并紧双腿，膝盖搭上光太郎的肩膀，在他的后背交叉，反倒把光太郎的上半身禁锢在了自己的腿间。她的双手仍然捂着自己的嘴，却阻止不了呻吟从指缝中泄露出来。她不停地喊着泰罗的名字，可他却像请不见一般，只用唇舌在她的身下耕耘。

煽情的水声把托雷基亚的大脑都填满了，他什么也感受不到，只能感受到泰罗滚烫的体温。他的舌尖触碰了托雷基亚阴部的每一寸。

终于，在光太郎反复啃咬了几次那一粒微微挺立的阴蒂后，崎子尖叫着迎来了她的第一次高潮。

等托雷基亚从一片白光中缓过神来、擦去眼角的泪水，才发现光太郎的脸湿漉漉的。崎子立刻意识到，光太郎的脸上都是自己潮喷时射出的体液，急忙坐起身想帮他擦干

净，可在周围找了一圈，唯一能用来擦脸的，似乎也只有绿婆婆送给光太郎的那条领巾。想到玛丽慈爱的面孔，再看看两人现在荒唐的模样，托雷基亚恨不得逃离这个宇宙，哪里敢用这条领巾给光太郎清理。

泰罗却不以为意，只焦急地问："托雷基亚怎么哭了，是我弄疼你了吗？"

崎子现在浑身上下都泛着粉色，眼尾更是酡红了一圈，确实像被欺负得不轻。崎子抿了抿嘴唇，摇摇头："你没弄疼我……我刚才，好舒服、好喜欢……泰罗，"她握了握拳头，突然发力将毫无防备的光太郎扑倒在身下，"我也来给你弄吧！我希望你也觉得舒服！"

可真正伏在光太郎的大腿上，崎子才发现，已经成年的泰罗不仅有一根出众的肉棒，根部的两颗小球也是鼓鼓囊囊。崎子扶着光太郎的阳具，张开嘴歪着脑袋试了好几个方向，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下口：毕竟这么长一根，很难像泰罗刚才对待自己那样，一口全部吃到嘴里。

托雷基亚一边思考着，一边摩挲着光太郎的阴茎，手指还时常刮过顶端的小口，这番动作反倒让手中的东西更涨大了几分。

光太郎的表情有些难看："托雷……别捏……"

"啊、抱歉……"托雷基亚连忙松开了手。

深红色的肉柱晃了几晃，然后依然直挺挺地翘着。托雷基亚看着那略微膨大的顶端，突然想到了之前害得他牙疼的罪魁祸首之一——棒棒糖。聪明的科技局研究员想到了办法：既然吞不下的话，就用舔的好了！

崎子吸取方才捏痛光太郎的教训，尽量张卡嘴巴，用嘴唇包裹住牙齿以免磕到光太郎如此关键的部位。不过显然光太郎天赋异禀的大小对比起体型本就娇小的崎子的樱桃小口，哪怕舔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崎子原本想用棒棒糖的吃法，可口腔里堪堪容纳得了蘑菇状的柱头，于是只得用起了吮吸冰棍的方式，顺着光太郎性器根部的囊袋向上舔。

由于奥特曼其实并不需要通过饮食的方式摄取能量，自然也就没有新陈代谢的分泌物，光太郎光溜溜的下身十分干净，也没有任何托雷基亚不能接受的异味。仔细地舔过茎身的脉络和冠状沟，托雷基亚忍不住在马眼处嗦了一口。

"咳咳咳……"一股热流顿时呛得崎子咳嗽起来，甚至脸上都沾了不少，还有一些飞上了睫毛。崎子擦了擦眼睛，又抹了抹嘴角，这才发现光太郎射出来的竟然是光粒子。

光太郎的性器原本因为高潮已经疲软下去，可看到眼前这番景象又立刻恢复了精神——只见崎子像对待珍宝一般，捧着手中金色的光粒子，贴在胸前倘若是奥特曼形态应当是计时器的位置，喃喃道："泰罗的光……好温暖……"

等光太郎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把崎子揽进怀里，让她坐在自己腿根，不断地啄吻着她的脸颊，手也不忘在崎子的胸部逡巡。

崎子显然有些羞赧，撑起身体想要离开，可两人紧贴在一起的下身却因为这个动作贴在一起，滚烫的肉柱挤开了娇嫩的缝隙，摩擦在敏感的阴蒂上，引得光太郎和崎子都发出了舒爽的喟叹。

“性，原来是这样的东西……”

泰罗听见了托雷基亚的低语，突然福至心灵：“托雷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一起探险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两个宇宙人在丛林里，一个趴在另一个的身上！我们当时还以为他们在打架，担心引祸上身，立刻就离开了，现在想来，原来他们是在进行性行为啊！”

托雷基亚显然也回忆起了这个场景，但他可没有泰罗这么厚脸皮：“这种事情记得这么清楚，真不害臊！”

“所以托雷说的不对喔！性可远远不止是刚才那样的东西。我那个时候看的很清楚，他们……”光太郎笑了一下，跟崎子咬起了耳朵，“你累了吗？如果不累的话，我们也试一试吧！”

托雷基亚摇了摇头，初尝性事，他正是心潮澎湃、意犹未尽的时候，怎么会累呢。更何况，似乎只有尝试泰罗刚才说的那种纳入式的方法，才能让自己和泰罗的距离更近一步。不过那么粗的东西，自己的小穴真的装得下吗……

泰罗见托雷基亚并不反对，再次低下头钻进崎子的腿间，剥开那被花瓣层层叠叠保护起来的、滴落下甜美蜜汁的花蕊。光太郎扶着自己的下身，挺动腰部成为了第一位将这美景采撷的人。

光太郎进入的一瞬间，崎子感受到了一股几乎要将自己撕扯开来的疼痛——纵使有着情液的润滑，这具人类少女的躯壳还是有些太过青涩了：“唔、啊！泰罗……”

可崎子还没有来得及呼痛，反倒听见光太郎开口：“托雷，能不能请你、不要夹……里面好紧，挤得我好痛！”

光太郎的脸憋得通红，崎子也能感觉到自己甬道内那一跳一跳的滚烫热度，顿时不好意思再说自己的为难之处，只得深吸了一口气，尽量放松身体。可疼痛刚缓解一些，马上又被光太郎填满。

如此反复了几次，崎子早已满脸都是泪痕，洇着水光的眼睛让光太郎的心都揪在了一起。他低下头看两人下身的连接处，可自己的性器还有一截没进去。崎子这幅我见犹怜的模样让光太郎不忍，他便准备拔出自己那身为罪魁祸首的“凶器”，可退出时，却听到崎子发出了之前都从未有过的、粘腻软糯的呻吟，又读出崎子眼神中那抹挽留之意。

光太郎甩掉脸颊和发尖的汗水，调整了一下呼吸，吻了吻崎子饱满的唇珠：“托雷，等下可能会有点痛，我先道歉。你如果实在是痛狠了，就掐我！”

“啊、泰罗……太深了！好疼啊……呜……”崎子一开始发出的是无助的哭喊，可渐渐地就变成了食髓知味的呢喃，“都进来了、好喜欢……都是我的了……唔……”

“我也好喜欢托雷基亚，”光太郎把头埋进崎子的颈窝，狠狠地吸了一口爱人的体香，“里面好热情，抓着我不放呢！”

一时间，小小的一居室里只有肉体拍打在一起的撞击声、咕啾咕啾的水声，还有一对爱侣的密语。

【发往光之国的邀请函】

托雷基亚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床上，甚至转头就能看到挂在阳台屋檐下随风作响的风铃。

昨天他和泰罗已人类的形态感受了一次真正亲密无间的欢愉之后，就已经觉得有些疲惫了，以至于维持人类的拟态对于托雷基亚来说，都有些过于耗费精力了。于是他就在下身还与泰罗连在一处的情况下，变成了更加节省能量的等身形态。

可泰罗向来是精力充沛得像个小炮弹，托雷基亚已经累得不行，泰罗却觉得这才哪儿到哪儿。还以为托雷基亚变回奥特曼的样子，是想用真正的模样再和自己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便也恢复成红族战士的样子，又与托雷基亚缠绵起来。

托雷基亚早已是浑身发软，原本挂在泰罗腰间的双腿也没了力气，无助地被压在并不算柔软的榻榻米上。泰罗横冲直撞的动作也把托雷基亚的背鳍磨得有些痛，可面前这头对情事无师自通的坏心眼大角牛，还要用手指去拨弄托雷基亚两片背鳍之间的缝隙，前后内外的夹击让托雷基亚只有哭泣讨饶的份，可泰罗似乎完全了解托雷基亚的口不对心，知道他其实得到了满到溢出来的快感，仍然卖力地在托雷基亚的身上耕耘。

红着脸结束了对初次性事的回忆，托雷基亚这才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于是他坐起身来，只感觉到浑身上下都酸痛不已，生殖腔中的异物感更是一直没有散去——这也难怪，昨天晚上他和泰罗一直都在硬邦邦的地上纠缠，如果自己现在重新拟态成崎子，只怕身上到处都会是淤青了。

“喔，托雷，你醒了呀！”光太郎拎着一桶水从厨房里走了进来，“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肚子饿不饿？家里有乌冬面，我煮一碗给你吃吧。啊，不过现在是白天，不想吃东西的话就晒晒太阳吧！”

昨晚折腾到半夜，托雷基亚也确实需要补充能量，但是晒太阳充电确实有些无聊，还是变成人类吃各种美味的食物有意思。泰罗从小就是大胃王，家里去过地球的哥哥们对地球美食也颇有心得，尤其是艾斯，相当热衷于投喂泰罗。泰罗耳濡目染，自己做饭的手艺也不差，和托雷基亚偷跑出去探险的时候，经常把打败的怪兽做成天妇罗。

“吃乌冬面吧！还有点怀念你做的饭呢。”于是蓝族奥特曼变成了崎子，掀开被子就要下床，结果腰上一软，直接跌回了床里。

光太郎大惊失色，放下水桶和手里的抹布就冲到床边扶住崎子：“啊——托雷！没事吧？”

崎子揉了揉隐隐作痛的腰，又不动声色地磨了磨双腿，酥麻的感觉让她体会到了一种身体不受自己控制的恐惧，这份恐惧便化作嗔怪，一拳锤在光太郎的胸口：“你还有脸

问！还不都怪你！”

光太郎挨了打，却还是嬉皮笑脸的：“对不起啦——托雷，我也是第一次嘛……你多给我点机会，以后我会越来越体贴的，我发誓！”

崎子恼羞成怒：“没有机会了！”

“啊、这样吗……”光太郎的表情顿时变得委屈起来，不过明亮的笑容很快又回到他脸上，“托雷不喜欢的话，不做也没关系的！我又不是因为想做那种事，才和托雷基亚在一起的。只要托雷还喜欢我，那就怎样都好！”

“你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说了多么了不起的话啊！托雷基亚腹诽着，搂住了光太郎精壮的腰身，把上半身伏在他的胸膛上。

他们就这样抱在一起，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光太郎会摸一摸崎子的头发、嗅一嗅她颈间的体香，再摩挲几下她纤薄的后背。崎子则是把脑袋靠在光太郎的肩头，偶尔用虎牙的尖尖磨一磨光太郎的肩膀。

抱了许久，光太郎突然惊觉：“啊！还有家务没做呢！”然后亲一口崎子的额头，把她直接抱到了餐桌前，“我先去给你煮面！”

崎子就一边吃面，一边看光太郎跪在地上擦昨晚被他们弄得不堪入目的榻榻米，浴室也传来洗衣机运作的声音，想必里面清洗的正是昨天被扔了一地的衣物。

“泰罗的屁股好翘……”

“嗯？”光太郎回过头，“托雷说什么？”

意识到自己把内心想法不小心说出声的托雷基亚咳嗽两声，假装往嘴里塞面条：“没什么，说你煮的面挺不错。”

“是吗？”光太郎又露出一个八月艳阳都逊色的笑容，“托雷基亚喜欢就好呀！明天试试做牛肉盖饭怎么样？下周再尝试新的菜色，最好吃的就在哥哥们来地球的那一天做给他们吃好了。”

崎子连手里的筷子都摔了：“你说什么？”

“明天吃牛肉盖饭。怎么，托雷不喜欢？”

“不是这一句！”崎子撑着桌边站起来，“你说谁要来地球？”

泰罗手一挥，让托雷基亚看天空中的奥特签名：“当然是奥特兄弟，我的哥哥们啦！”

“No.6！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都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呢！”

“刚刚不算提前说吗？”泰罗不解，“哥哥们虽然答应了邀请，但都还有工作要忙，怎么也得地球时间的几个月后才来呢。何况也不过是兄弟们的聚会，哪算什么重要的事……”

“什么叫‘不过是兄弟们的聚会’！”托雷基亚急得直跺脚，“这可是我们交往以后，第一次和哥哥们见面！这难道不是超级重要的会面吗？”

“哎？托雷基亚不是从小就会来我们家里玩吗？和哥哥们也早就已经熟悉了。你不用担心啦，哥哥们都非常喜欢你……”泰罗话还没有说完，手腕上的通讯器就响了起来，他冲托雷基亚做了个抱歉的手势，接起了通信。

通讯器那头传来的是朝日奈队长的声音：“东队员！你在哪里？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怎么还不归队？”

“队长？”光太郎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早就已经十点多了，“昨天刚刚退治了怪兽，不是应该轮休一天吗？”

“说什么傻话！昨天的任务分明是进行演习，可任务因为怪兽出现被打断了不是吗？今天队里要重新开展火箭弹的试爆任务，给你二十分钟的时间，二十分钟后，我必须在本部见到你！”朝日奈队长说完就结束了通讯。

“啊？二十分钟？”光太郎皱起了眉头，“这怎么赶得上嘛！”

光太郎将目光投向崎子求助，却见崎子只是放下筷子，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我吃饱了。看在你做了饭的份上，洗碗的工作就交给我吧。至于怎样才能不迟到嘛——动一动你的小脑瓜吧，泰罗、奥特曼？”

【奥特之国大爆炸5秒前】

Chapter Summary

本集登场：奥特5兄弟、托雷基亚奥特曼

“哥哥们来啦！欢迎光临！”看着天边飞来的熟悉身影，泰罗以人类的模样站在海岸边峻峭的岩石上，冲哥哥们挥手。

自从再一次收到了五位哥哥们从光之国发来的回复，确认了来到地球的时间，泰罗就决定一定要尽一尽“地主之谊”，好好地招待他们。

虽然泰罗选择的地点是人迹罕至的海边，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暴露身份，奥特兄弟们还是化为了人类的模样，并要求泰罗用人间体的名字来称呼他们。

泰罗点点头：“啊，我明白了。我在地球上的名字是东光太郎。哥哥们请跟我来吧！”

兄长们七嘴八舌地表达着对第二故乡地球——或者说是地球上的食物——的怀念之情，跟着泰罗顺着海边的礁石行走。这时泰罗才察觉到有些不对：“怎么没看见佐菲哥哥呢？”

曼解释道：“出于谨慎，他还在附近巡逻，会晚一点到。”

“唉？那我们不等等他吗？”泰罗问。

“都是自家人，等不等无所谓的！”赛文摆摆手。

这下轮到艾斯兴奋起来：“嘿嘿，那我们就趁着佐菲哥哥没来，把他的份也一起吃掉吧！”

“这话要是被佐菲哥哥听见他可要不高兴了！就算是这么想的，也不能说得这么大声啊！”杰克拉住了正要往前冲的艾斯，转头又问泰罗，“这次我们来地球，你准备了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呀？”

“为了要报答哥哥们从小到大总是在我遇到麻烦的时候伸出援手，我可是精心准备了喔！”泰罗伸出一只胳膊做出邀请的手势，“请吧！”

映入眼帘的是精心布置的烤炉，上面摆放着滋滋冒油的烤串，座位旁边还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酒水。

以及为了在海边行动方便，脱下了传统和式服装、换上休闲洋装的崎子：“曼哥哥、赛文哥哥、杰克哥哥、艾斯哥哥，你们好。”

“啊、是托雷基亚啊！”团冲崎子点了点头。

乡和北斗与泰罗的年纪更相近，可就没那么矜持了，连连夸奖托雷基亚这幅人类的模样真是令人喜爱，还要打趣泰罗：“泰罗也是这么觉得的吧？”

早田则颇有长辈的作风，问起托雷基亚在地球过得是不是还习惯。崎子便与他寒暄起来：“我才刚到地球几个月，对地球上人类的生活方式还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不过我会仔细地去观察、适应的。”

早田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北斗打断，拉到桌边，递上烤串：“唉，曼哥哥！都要开饭了，就不要问托雷酱这种问题了嘛！”

“北斗！不是说了要用人类的名字来称呼的吗？”团纠正道，手里的食物却没放下。

崎子投来疑惑的眼神：“人类的名字？说起来怎么没见到佐菲哥哥，他不来了吗？”

乡已经拿起了第二串：“这个就让光太郎向托雷酱解释吧！我们可得开动了！”

“哥哥们欺负人！那一串明明是我的！”光太郎不服，“而且如果要喊人类的名字，就不许喊托雷酱了！要叫崎子酱才对！”

还是崎子把光太郎给拉住，才没让他和哥哥们为了吃的打起来：“今天本来就是我们请哥哥们作客，他们高兴就好了，我们吃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准备好的食物还有很多呢，怎么可能饿着你？着急什么？”

光太郎还是老大不乐意地嘟着嘴：“我的份也就算了！哥哥们现在吃的烤串可都是崎子准备的呢！她的份可千万要给她留着喔！”

大家才吃上烧烤没一会儿，佐菲的身影就出现在了天空中，大家原本以为是巡视安全的大哥终于回来了，都兴奋地邀请他快点入座，却没想到佐菲带来了一个十分糟糕的消息：帝国星人在得知奥特兄弟们并不在光之国以后，已经来到地球，降落在东京，同他们宣战了。

这下奥特兄弟们都坐不住了。

团先和佐菲确认：“就是那个一直以来有与光之国为敌意图的帝国星人吗？”

急性子的北斗已经摩拳擦掌，打算变身为艾斯好好地给帝国星人一点教训。

“不行！”早田严词拒绝，“倘若我们就这样在城市中现身，东京沦为战场的。”

“那要怎么办？”

“泰罗，就由你把帝国星人引到这儿来。”佐菲提出了作战计划，“如果在远离城市的这里战斗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会对城市造成破坏了。”

“就我一个人去吗？”光太郎问。

“没错，就你一个人。”

“而且一定要尽快把那家伙引到这里来。”

光太郎冲哥哥们点点头：“我明白了，我先走了！”

“那个……”半天没说话的崎子见光太郎离开了海边，终于开口，“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哥哥们都不在光之国，帝国星人如果趁虚而入对光之国发动进攻的话，收益应该更大吧？”

……

“啊，托雷酱说的完全没错！不过恰恰因为帝国星人的智商水平也就这样了，我们才放心让泰罗一个人去实施诱敌计划的嘛！”

“哥哥们是想考验泰罗？”崎子问。

“正是如此，”佐菲望向东京的方向，“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仅仅有保护他人的勇气是不足以战胜强敌的，泰罗必须掌握更多战斗的技巧才行。”

但是在东京战场，泰罗引诱帝国星人的计划却并不顺利。虽然一开始上了钩，很是追在泰罗身后跑了一段时间，可是帝国星人慢慢也回过味来，泰罗不愿意正面战斗的原因，就是希望让它远离城市。听说过地球在奥特战士们心中的分量的帝国星人，放出了“倘若奥特兄弟们再不现身，就要毁灭这个地球”的狂言。

泰罗见状也无计可施，选择了暂时离开战场，给哥哥们报信。可泰罗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哥哥们的指责：“即便是没能成功引诱帝国星人，你作为赛特队的队员，也不能在这种危急关头离开队伍啊！”

“泰罗，回赛特队本部去吧！”

泰罗非常惊讶：“哥哥们不帮助我吗？”

佐菲制止了泰罗这样孩子气的言语：“倘若你面对这样的困难便退缩，失去了自己面对问题的勇气，又怎么能算得上真正的战士呢？更何况，你也需要履行赛特队员保护地球的职责，不然地球人岂不是被莫名其妙地牵连进了帝国星人和光之国之间的战争之中了吗？”

“是啊泰罗，”相对年长的曼和赛文也都抱着同样的想法，“你也不能总是依赖着我们，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战斗需要你独自去面对呢！”

泰罗紧握着拳头，思索了一会儿，眼神又变得坚定起来：“好，哥哥们的意思我明白了！那我就回去战斗了！”

只有托雷基亚看着泰罗独自离去的背影，颇有些不忍：“哥哥们一个劲儿地只说让泰罗自己去战斗，泰罗也太可怜了！为什么哥哥们总说未来的战斗都是孤独的呢？既然这样，虽然我的力量不如各位，可我有想和泰罗一起战斗的信念！哥哥们不愿意帮助泰罗，我要去和他一起！”

杰克和艾斯似乎也被托雷基亚的这番话打动了，也准备和托雷基亚一起去帮助泰罗。

“等等！”三人再次被赛文拦住，“现在正是考验泰罗的时候！托雷基亚你一定也希望泰罗能够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吧？”

“那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干站着，等着泰罗的消息吗？”托雷基亚顶着崎子的脸，神情委屈，看样子都快哭了。

“倒是有一个办法！”佐菲说。

救下了战机被毁的赛特队队员，和作为顾问一同外出作战的大谷博士，将他们暂时昏迷的身体安置在海岸边，托雷基亚才终于理解佐菲所说的办法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以人类的身姿在地球战斗的情报，帝国星人想必早就已经掌握了。如果我们贸然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东京，一定会被它认出来的。只有暂时借用赛特队员们的身体，才能在既不被敌人发现，也不被泰罗察觉的情况下保护他！”

“托雷酱这么担心泰罗，肯定也要和我们一起去吧？”艾斯冲托雷基亚眨眨眼，“只不过崎子的样子，是肯定行不通了！”

托雷基亚点点头，拟态成了一位与光太郎年龄相仿的青年：“我不如就以这样的容貌，作为大谷博士助手的身份出现在赛特队。这样的说辞不会引起怀疑，泰罗看到一位陌生男子，也很难把这幅相貌和崎子联系在一起。”

“那么你这幅模样在地球，要叫做什么名字呢？”佐菲问。

“キリサキ，”托雷基亚答道，“哥哥们就叫我雾崎吧。”

奥特兄弟们向托雷基亚点了点头，又互相对视了一遍，便发动念力，附身在面前的五位地球人身上。

赶往东京的路上，杰克不禁感慨道：“这种瞒着泰罗去帮助他的感觉，真是久违了啊！”

“喔？”托雷基亚觉得这话很有意思，“听起来，哥哥们似乎从前经常做这样的事情？”

艾斯大笑：“那当然了，不然托雷酱以为，你和泰罗小时候的那些探险，是怎么能够每次都没遇到大麻烦、安然无恙地回来的？”

“啊？”托雷基亚震惊。

“艾斯！你个臭小子！”赛文敲了一下艾斯的脑袋，“不是说了这种事情要对他俩保密的吗？”

看着托雷基亚惊讶又抱歉的复杂表情，奥特兄弟们也只能尴尬地笑一笑。

可是泰罗在东京陷入了苦战，可是完全笑不出来了。他已经发现赛特队的两架战机都坠毁了，没有了火力支援，只能单独和帝国星人战斗。帝国星人的一双钳子中伸出了闪电状的光鞭，让泰罗毫无还手之力。

战败的泰罗又一次回到了海滩，想向哥哥们寻求帮助的时候，却发现之前聚会的地点早已空无一人：“哥哥们，都去哪儿了？怎么连托雷基亚也……”

等到光太郎满身是伤地回到赛特队时，才发现本部只剩下留守的森山队员、大谷博士的儿子英一君，还有健一和纱织。而办公室已经被布置成灵堂的模样，大谷博士和光太郎的四位队友的黑白照片并排安放在桌上。森山和纱织已经泪流满面，健一也一言

不发，只有英一君那么坚强：“父亲是和宇宙人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大英雄，我不会哭！”

光太郎看到面前的场景，也意识到是自己战斗的素质还有欠缺，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才造成了目前的局面，一时也悲痛不已地跪倒在地。

健一安慰道：“不是这样的！光太郎哥哥不也拼尽全力战斗了吗？”

但是健一的这番话，却让泰罗不禁思考起来：自己真的有带着毫无畏惧、拼尽全力、不顾一切地觉悟去战斗吗？

英一走到了光太郎身前：“东哥哥！你有哭的时间，为什么不去战斗？父亲和其他赛特队员，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

“英一君？”

英一看着光太郎动摇的样子，自己下定了决心：“可恶！哪怕只有我一个人，也要打败敌人！”说完他便推开纱织，冲出了本部。

担心英一安危的光太郎不顾自己的伤势，也追了出去，只看见英一君一边大骂着帝国星人是畜生，一边往天空扔着什么“英一君，你扔的那是什么？”

英一看着那在空中打开降落伞缓缓下落的红色小球，回答道：“那是奥特降落球，只不过暂时还只是个玩具，没法在战斗中派上用场。”

随着奥特球落在地面，原本被大家以为牺牲了的大谷博士和赛特队的其他队员们回来了！重新见到父亲的英一立刻冲了过去：“爸爸！”

光太郎也十分激动，挨个确定了队友们的安危，也正是因为内心的不平静，他甚至没有认出来面前的这群人其实已经被哥哥们顶替了。当他发现人群中多了一位穿着科研人员白大褂的陌生男子时，不禁多看了几眼：“阁下是……？”

托雷基亚被看得心里直发毛，生怕被泰罗发现，话都不敢开口说，还是化身成大谷博士的佐菲替他解了围：“这是我的助手，雾崎研究员。”

“雾崎君？幸会！”光太郎打量了一下雾崎，“您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是、是吗？”托雷基亚冷汗都要下来了，“那可真巧、呵呵……请多指教。”

佐菲便挡在他身前：“雾崎君对帝国星人的习性研究颇有心得，我特意请他来帮助我们。”

“是吗？”光太郎很高兴，“那么雾崎君对打败帝国星人有什么策略吗？”

雾崎纠结了一会儿，才按照方才路上商定的剧本说道：“目前赛特队的战斗力还完全不是帝国星人的对手。只有、只有……”

光太郎反倒把雾崎这种快要演不下去的模样当成了为难：“只有怎样？您直说也无妨。”

雾崎已经觉得自己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了：“只有泰罗，才能打败……”

可他话还没说完，倒是被英一打断了：“泰罗根本不行！在刚才的战斗里，他被帝国星人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呢！”

这话倒正中了佐菲的下怀：“是吗？听说泰罗在光之国，也是个被惯坏了的、淘气幼稚的孩子呢，怎么能和帝国星人较量呢！”

曼还添油加醋：“看来，只有奥特曼或者赛文才能解决问题啊！”

托雷基亚转过身憋笑，光太郎却忍不住大声反驳：“副队长？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奥特战士们的身上呢？作为赛特队，我们不是应该靠自己去战斗吗？”

哥哥们对视一眼，继续唱红脸：“可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

光太郎此时觉得面前的队友们是那么陌生：他们明明曾经许多次一起驾驶着天鲸号、神鹰号、胜利燕子号在空中对抗敌人，研究出了那么多退治怪兽的武器，甚至在面对本意不坏的怪兽时，也能在保护怪兽的生命和保护人类的安危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生活中，赛特队的各位也都是很好的朋友，会背着队长互相打掩护地摸鱼、会在没有任务时一起在本部喝茶聊天，光太郎在把崎子介绍给自己的同僚们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就像哥哥们一样，是自己在地球这个并非故乡的星球上、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可是现在，他们甚至不敢与光太郎对视，光太郎对他们感到很失望：“好吧，既然这样，那我一个人去！”

英一也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托雷基亚看着这样的场面，虽说能够理解奥特兄弟们那“狮子也会将自己的幼崽推向战场”的苦心，可是泰罗义无反顾冲向敌人的背影更让他不忍。奥特曼的光线轮廓出现在雾崎的脸上：“佐菲队长！泰罗是你们的兄弟啊！他已经战斗了那么久、那么疲惫，怎么可能战胜得了帝国星人呢？”

杰克和艾斯也有同感：“我们去帮帮泰罗吧！”

“不行！”佐菲表情严肃，“让泰罗自己去战斗！”

就在泰罗被帝国星人完全压制，甚至计时器都闪起红灯的时候，奥特兄弟们即便各有各的想法，却还是听从了佐菲作为队长下达的命令：绝不插手泰罗和帝国星人的战斗。

托雷基亚眼睁睁地看着泰罗力竭、化为光粒子。他再也没有心思和泰罗的哥哥们演这一出戏码了：“佐菲队长是警备队的长官，我却是科技局的一员，您的命令，恕我不能接受！”

说完他便向几乎成为焦土的城市奔去，摘下挂在研究服内侧口袋里的奥特徽章，将它举过头顶。

“托雷基亚？”能量贫瘠重新变回人类形态的光太郎在满目疮痍的街道上看见了凭空出现的熟悉的蓝色身影。

奥特曼灵敏的听力也让托雷基亚立刻注意到了光太郎，他冲光太郎点点头，深吸了一口气，回忆起泰罗战斗时的身姿，面对强大的帝国星人，摆出了和泰罗别无二致的迎战手势。

帝国星人显然对面前的这位蓝色的奥特曼一无所知：“你又是哪里来的小喽啰？”

“我还不屑于告诉你这畜生我的名字！”托雷基亚怒吼道。

被留在原地的奥特兄弟们这下也沉不住气了。

“泰罗是因为能量不够才消散的！”

“佐菲哥哥，托雷基亚可是几乎没有战斗的经验啊！”

“托雷基亚对泰罗的关心，并不比我们的少啊！难道到了这个局面还要见死不救吗？”

终于，佐菲同意了大家作战的请求。一瞬间，东京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五位巨人的身影。

帝国星人见目的达到，更加放肆地大笑起来，同时还从两个钳子中发射出光线和炸弹，使奥特兄弟们无法靠近。

这时，英一的奥特球飘落到了光太郎的面前，他终于想到了可以击败帝国星人的方法——他用仅剩的一点能量将自己附身在奥特球之中：“英一君，把奥特降落球抛向空中吧，拜托了！”

英一也没有辜负泰罗的希望，果真在发现了地上的奥特球之后，就用尽全力将它掷向了天空。原本只是个玩具的奥特球，因为泰罗身在其中，而化为一团红色的火焰，飞到了它本不可能到达的高度。泰罗也就在这一刻现身，以等身的形态一跃顺着帝国星人的口器，到达它的体内，并在敌人的体内巨大化，将帝国星人从内而外炸成了碎片。

“泰罗！”看见泰罗的身姿再一次出现在眼前，托雷基亚比奥特兄弟们还要激动，直接冲上去抱住了泰罗，“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泰罗还从来没有见过托雷基亚这番做派，一时愣住了，动都没敢动一下。

倒是哥哥们在一旁窃窃私语：“托雷酱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完全没变嘛！”“是啊是啊！还是那么喜欢泰罗啊……”“泰罗能找到这样可爱的伴侣还真是走运啊！”“不像赛文哥哥你，要怎么回答小赛罗关于母亲的问题呢？”“哈？那赛罗好歹是我的亲儿子，泽塔只是捡来的！”“这话什么意思？泽塔可比赛罗乖多了！何况佐菲哥哥不也是父亲母亲捡来的吗？”“啊、佐菲，抱歉啊……”

这时泰罗牵着托雷基亚的手跑了过来：“哥哥们！我的奥特球作战成功了！”

就在大家围成一团、热烈庆祝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刚才被打败的帝国星人，只不过是敌人作战计划的一部分。还有更大的阴谋在背后酝酿着。

【奥特兄弟的末日！】

光之国强大的敌人帝国星人看上去似乎被泰罗消灭了，但狡猾的帝国星人并没有死去。它已经准备好要再一次将它那双恶毒的魔爪伸向奥特兄弟们。

可此时的奥特兄弟们和托雷基亚再一次回到了海边聚会的地方，甚至打开了香槟，为庆贺泰罗取得的胜利而干杯。

泰罗和托雷基亚按照地球上的年龄，其实还并没有满二十周岁，但显然光之国对此并不介意，也给他们俩斟满了酒杯。

“这一次你真行！我和艾斯好几次都想冲上去帮你，”乡拍了拍光太郎的肩膀，又看向已经重新拟态成崎子模样的托雷基亚，“只不过我们还没来得及出手，托雷酱倒是先坐不住了。”

艾斯见崎子脸红，接过话茬继续说：“每次都被哥哥们拦住！哥哥们真无情，那时我们还很生气呢！不过最生气的还是托雷酱，甚至都不肯再喊佐菲哥哥，直接用队长来称呼了呢！”

崎子实在是难为情极了，把光太郎往人群中心推了推：“哥哥们别总是说我了！打败帝国星人的，毕竟是泰罗啊！”

光太郎举起酒杯：“哥哥们，非常感谢！你们给了我信心。到现在为止，是我太依赖你们了。”

“你能理解就太好了。不过，这主要还是佐菲的安排。”早田说。

“光太郎嘟着嘴望向天际：“佐菲哥哥该不会是因为没有吃上烤串，才故意这样为难我的吧？只是到了现在，他为什么还不来呢？”

“啊，他去观察帝国星人了。他认为，帝国星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哥哥们没必要再操心了！帝国星人胆敢来犯，打败它易如反掌！”泰罗喝了一口酒，叉起了腰。

面对眉飞色舞的幼弟，团正色道：“泰罗！你太自信了！”

“我充满了信心！”泰罗像是没听出这句话是敲打一般，“我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了。”

还是早田说得更直白：“有信心当然好，但不等于可以骄傲自满……”

“好了好了，哥哥们别说教了！”泰罗不以为意地摆摆手，“都交给我吧！你们享用完食物以后，就放心地回家去吧！托雷基亚也是！”

原本一直难以介入兄弟们之间争论的崎子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明白光太郎的意思之后又感到无比震惊：“泰罗你……居然让我也回去？”

“混蛋！竟敢这么狂妄！”北斗的奥特巴掌就要招呼到光太郎脸上了。

“艾斯，松手。泰罗，现在盲目自信，以后会吃亏的。”乡一边说，一边还戳了戳光太郎的脑袋。

“是吗？我一个人干足够了！”

“泰罗！你收敛些！”

光太郎不明白原本其乐融融的聚会，为什么哥哥们和托雷基亚都突然板起了脸，于是自己也老大不高兴地灌了一大口酒，还把自己呛着了。

这是原本去探查敌情的佐菲现身了，他让泰罗看看沙滩上正在训练的排球队，泰罗却并没有理解长兄的用意。

对于一个球队来说，队员们的努力、完美的技巧、不屈的精神、坚定的信念，这些固然重要，但是在从事集体项目的时候，即使个人技巧再出色，缺乏团队合作也是会输的。奥特兄弟们希望泰罗明白的，恰恰是“作战切忌单打独斗”这一点。

可是光太郎显然会错了意：“我知道了，作为赛特队员，我应该马上回本部去。行了吧？你们放心，地球上的事就交给我吧！再见。”

看着光太郎带着怨气转身离开，急性子的北斗立刻打算追上去：“啊？这家伙！让我去揍他一顿！”

“算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还是乡拦住了他

“嘁，不过打死一个帝国星人。”北斗翻了个白眼，泰罗的战绩和自己比起来，那还是不怎么够看的。

佐菲却纠正道，帝国星人并没有死，依然没有放弃消灭奥特兄弟的阴谋。

就连从小到大总是站在泰罗这一边的托雷基亚也说：“泰罗现在正骄傲自满着，碰到麻烦也是活该！就该让他挨点教训才对！”

“没想到托雷基亚也会说出这种话，”团摇了摇头，“可见刚才泰罗实在是太过分了。”

“就是！让托雷酱回光之国这种混账话，也亏他说得出口！也不想想托雷酱是为了谁才到地球上来的……”

可开着车、听着音乐的光太郎心里可没这些想法，他还在觉得是哥哥们在嫉妒他能独自打败帝国星人，故意说些打压他的话呢。只不过还在沾沾自喜的他，很快就笑不出

来了，因为他发现，帝国星人那红色的飞船，再一次地出现在了东京上空，甚至是自己的面前。

飞船对光太郎展开了攻击，光太郎驾驶的轿车也在爆炸中损坏了。

逃出车厢的光太郎正准备展开反击，就感觉有一道光线照射在了自己身上，随即他听见了帝国星人的声音："泰罗奥特曼！就算你的拟态再怎么巧妙，也瞒不过我的斯菲克特光线，从光之国来的和地球人的影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光太郎被彻底激怒了，他痛骂帝国星人是畜生，决定和它展开对决，可帝国星人却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你这个小淘气还是算了吧，我的最终目标是全灭奥特兄弟！"说完，它就甩了甩自己那金色的、好像蜘蛛腿似的披风飞走了。

本就骄傲自满的泰罗见敌人离开，还认为正是因为自己之前消灭了它们的同类，帝国星人强盗是因为害怕才逃走的，沾沾自喜地准备另找方式回本部去。

奥特兄弟们和托雷基亚就算嘴上再怎么对泰罗说着不好听的话，心中对泰罗总是充满着关怀和担忧的。他们最终还是担心昏了头的泰罗会在战斗中遭遇危险，准备再一次借用大谷博士和赛特队员们的身体，托雷基亚也重新变成了雾崎的模样。

然而就像奥特曼不能插手人类文明的进程一样，作为家人和伴侣，奥特兄弟们和托雷基亚也并不能强迫泰罗听从他们，只能希望泰罗能够通过切实的经历，意识到自己错误。所以，借用了人类身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让泰罗知道的。

大地裂开，帝国星人出现在东京市区，可是赛特队本部除了光太郎和森山，其他人都联络不上，光太郎不禁和森山队员埋怨起其他人的不靠谱起来。

就在这时，赛特队员们带着大谷博士和雾崎回到了本部。副队长下达了出击的指令，光太郎却嗤之以鼻，还抱怨队友们来得太晚，早已失了先机，说完就自己离开了。

擅自行动、傲慢、没有纪律，不仅仅是作为奥特兄弟，就连作为一名赛特队员，光太郎现在的态度也已经一点儿也不够格了。如果真的按照泰罗的方式继续战斗，会有更多建筑被破坏、更多地球人陷入困境。五位奥特兄弟，都对地球怀着感情的，是没办法作壁上观的。

就在哥哥们决定驾驶战机出动的时候，光太郎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地面作战————用车子引诱帝国星人原地转圈，把它绕晕。

"糟糕，泰罗在车里！"雾崎指着地面。这下泰罗的小聪明，可让赶来的奥特兄弟们投鼠忌器，不敢向敌人发动进攻了。

借用了副队长身体的曼立刻通过通讯器和光太郎取得联络："东队员，请你马上离开，不要妨碍我们进攻！"

可光太郎却不以为意、一意孤行。无奈，赛特队员们只能驾驶着战机在空中盘旋，这下可成了帝国星人的活靶子，大钳子一挥，就把天鲸号打得冒了烟。

光太郎眼看着队友们遇到麻烦，更是怒发冲冠，发誓要让帝国星人吃点苦头。帝国星人还真就被光太郎的绕圈作战给捉弄得头昏脑涨、栽倒在地。筋疲力尽的它趁机逃回飞船，准备制定新的策略：既然找不到奥特兄弟，那不如就从已经暴露的泰罗下手——年龄最小的弟弟肯定会去找哥哥们的。

帝国星人寻找起光太郎的行踪，却发现他已经回到家里，手里拿着一张和一位女性的合影。见状，帝国星人计上心来。

“光太郎君！为了庆祝你打败了帝国星人，我们一起去野餐吧？”帝国星人幻化成的崎子，提着野餐篮，向光太郎提出了邀请。

光太郎豪爽地答应了，丝毫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崎子”是不会在私下里称呼他“光太郎君”，更不会表现得像完全不知道五位哥哥们已经来到地球的样子的。

河堤上，英一和同学们正活力满满地为了奥特球这个小玩具追逐着。崎子见状忍不住抱怨：“英一君也真是的，明明可以借给朋友们玩玩的。”

光太郎却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反驳：“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借给别人的，既然已经比旁人先得到，就应该让他走在前面。”

帝国星人故作震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这样可真讨厌！”

此时的光太郎哪里容得下别人说他讨厌，更何况是托雷基亚。帝国星人狂笑着向光太郎掷出了自己的披风，将他牢牢束缚住吊在手心：“为了引出你的哥哥们，就把你当做诱饵吧！”

得到消息的赛特队马上出动，而光太郎已经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正被帝国星人专门用来对付奥特曼的必杀光线折磨，被这种光线照射比死还难受。

雾崎看见泰罗脸色苍白、满头大汗地被困在披风里：“佐菲哥哥，请救救泰罗吧！”

佐菲让赛文先发射光线割断了帝国星人吊着光太郎的绳子，又开着飞机将他接住，随后立即撤退。

被拯救的光太郎此刻终于认出了面前的人：“哥哥们借用了大谷博士和赛特队员的身体？那雾崎君就是托雷基亚吧！”

雾崎点点头：“泰罗，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还是想想怎么脱身吧！”

但这短短的时间，也已经被帝国星人看出了端倪，毕竟那射出的光线可不是地球人的科技可以拥有的。帝国星人找到刚刚迫降的一行人，立刻用斯菲克特光线检查了他们的影子，果然七个人都不是地球人，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这下无论七个人怎么撤退，帝国星人都穷追不舍，沿途有无数的建筑和土地被它喷出的烈火破坏，甚至有一个工业区也在熊熊火焰的燃烧之中爆炸了。

就在奥特兄弟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之前在沙滩上训练的排球队——既然现在借用的身体已经暴露，不如就换成新的，正好六位排球队员，加上带领大家训练的教练员，正好是七个人。

但这样并没有瞒过帝国星人，在发现了仍然穿梭在废墟中的排球队以后，帝国星人立刻验明了他们的身份，发射出了必杀光线。面对敌人又能看穿身份、又能进行攻击的光线，奥特兄弟们也一筹莫展。

这时光太郎听见了英一呼唤自己父亲的声音，他立刻想到了办法：借用英一的奥特降落球。

“泰罗，你又要一个人走掉吗？”雾崎拉住光太郎的胳膊。

光太郎摇摇头：“不，擅自行动的教训我已经尝够了，现在我一定听从指挥！”

“泰罗，你刚刚说想到了作战的办法？”曼问道。

“是的！我想借用英一君的奥特降落球，我们一起将力量汇聚在其中，像我之前那样，在帝国星人发射光线之前接近它。”光太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佐菲点了点头：“好，我们采纳你的策略，去吧！”

在叮嘱了英一君记得和朋友们一起向空中投掷奥特降落球之后，奥特兄弟们将自己的光注入其中，随着孩子们保卫自己生活的城市、保护自己关爱的人的心情，一同飞向了天空。

七颗闪烁着光辉的小球出现在帝国星人的面前，随着中空的球体打开，佐菲、奥特曼、赛文、归曼、艾斯、泰罗，还有最后一颗非常特别的、蓝色的奥特球里，托雷基亚奥特曼的身影也一同出现了。

感觉到自己被小孩子的玩意儿给戏弄了的帝国星人抽出了自己光鞭，又使出了奥特必杀光线。

然而，配合作战的奥特兄弟们不会给它继续在地球上大肆破坏的机会，随着佐菲的指令，曼和艾斯发射出控制帝国星人行动的紧缚光线、赛文和杰克上前握住它那作恶多端的钳子。泰罗则和托雷基亚对视一眼，点了点头，随后各自从手镯中发射出切割光线，将帝国星人的上肢割断。

随后，大家一起抬起帝国星人，将他扔向空中，由泰罗用闪耀着七彩光芒的斯特利姆光线将它炸成了碎片，至于那艘还住着聒噪猴子的飞船，则被M87光线、斯派修姆光线、集束光线、希奈拉玛射线、梅塔留姆光线，以及托雷基亚发出的紫色光线彻底粉碎了。

胜利了的奥特兄弟们飞向了天空，看到了已经恢复元气、重新开始训练的排球队。泰罗若有所思地对哥哥们说：“时刻不能忘记团队精神，今后在赛特队，我也会这样一直战斗下去的！”

原本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被帝国星人给搅了局，消灭了敌人之后，大家终于又能坐在一起，享用吃到一半的美食了。

佐菲注意到刚才的战斗中，托雷基亚使出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光线，问道：“倘若你在警备队考核的时候用出这一招，想来一定可以合格的，当时为什么没有用呢？”

“佐菲队长，”雾崎看着自己的双手，“倘若我告诉你，今天才是我第一次使用那种光线，你会相信吗？”

佐菲端详了这位年轻的后辈一会儿：“是因为泰罗吗？”

雾崎也有些迷茫：“我也不确定，但想想应该是吧……如果不是泰罗，我或许没有那么坚定的信念要去战斗……”

“托雷拉修姆，”佐菲念出了一个单词，“就给那光线起这个名字好不好？”

“托雷拉修姆……吗？”雾崎小声地念了念这个词，随后露出了一个笑容：“好啊，就叫这个名字吧！谢谢佐菲哥哥！”

“托雷基亚——”光太郎把一串烤得金黄、一看就很好吃的年糕递到了雾崎面前，“你和佐菲哥哥聊了好久，都没顾上吃东西，快吃点吧！”

北斗替佐菲打抱不平：“泰罗怎么只给托雷酱吃的，也不知道给我们大哥分一点？厚此薄彼可是会影响队伍团结的喔？”

“艾斯一向最喜欢佐菲了，不如就把你的份都给他吃吧？”团直接端起了北斗面前的食物。

这下一群人又闹作一团了。

一场宾主尽欢的聚会终于结束，哥哥们也该回光之国去了。临别时，大家照理叮嘱起在他们眼里还是孩子的泰罗和托雷基亚起来。

雾崎没想到自己和佐菲单独说话之后，又被曼找上了。

“你现在是和泰罗一起生活吗？”早田见雾崎点头，又问，“光太郎如今成为了赛特队的成员保护地球，托雷基亚你呢，在地球有什么打算？”

“我目前还在观察人类，没有像光太郎那样工作。”托雷基亚不好意思说自己现在已经从“不加班主义”变成了“根本不上班主义”，只好打打马虎眼。

有过对宇宙中的文明进行观测经历的曼对此表示理解，不过也给了托雷基亚一些过来人的建议：“固然我们与人类是不一样的种族，不应该干涉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有些时候，或许你也要真正地与人类进行相处，再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文明。

“或许你还在为自己只差一点就能进入宇宙警备队这件事感到沮丧。但是，我们一直以来就知道你是一位很有智慧、很有想法的后辈，进入警备队，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反而限制了你的才能。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真正热爱、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这一点，泰罗的想法应该也是一样的，不过他心里虽然这样想，跟你说的或许却是‘只要托雷基亚开心就好’吧。”

雾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泰罗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曼哥哥怎么会知道？”

早田笑道：“因为泰罗是我们奥特兄弟里可爱的老幺啊，我们作为兄长，对他当然是非常了解的。”

如此温暖的话语，让托雷基亚十分羡慕：“真好啊，哥哥们这么关心泰罗，大队长和军队长也……你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

“你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家人噢，托雷基亚。”

“哎？”

“自从泰罗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牵着你的手领着你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你当做家里的一份子了喔！”

【比赛结束就大吃一顿吧！】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全日本业余拳击循环赛的预选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光太郎正在加紧训练，但是比训练更为艰苦的却是——减重。

由于拳击是一种按照参赛选手的体重进行比赛等级划分的运动，因此在称重仪式之前，选手们必须忍受饥饿，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

光太郎最近每天啃着干巴巴的菜叶子，崎子却少不了要喝下午茶的。跪坐在茶几旁，切着洒满巧克力酱和彩针的甜甜圈，看着旁边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的光太郎，崎子发出了疑问：“所以到底为什么要减重，泰罗？”

光太郎只得给并不了解地球竞技体育知识的托雷基亚做起了科普，虽然声音是有气无力的：“降低了体重，就能降低自己的重量级，遇到的对手或许就会比自己的体格更小，也因此能够获得更大的优势。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如果我可以在比赛前瘦到七十公斤，那么和那些体重堪堪超过六十五公斤，不得不被分到七十公斤级的选手比起来，就有更大的胜算了。”

崎子闻言皱起了眉头：“那这样不就不公平了吗？没想到光之战士居然会喜欢这样的游戏……”

“那只要六十五公斤的选手也努力减重到更轻的量级不就好了吗？减重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内容嘛，如果在减重上付出的努力不够，就得做好面对更加强大的对手的准备。”光太郎反驳。

崎子叉起一块切好的甜甜圈，思考了一会儿光太郎说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原来是这样，难怪你这么努力。我本来还想着，这么辛苦的话，不如还是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既然你这么说，那甜甜圈我就自己吃掉了喔！”

“啊——”饿得头昏眼花的光太郎终于受不了了，直接躺下来搂住了崎子的腰，把自己扑进人类女孩肉乎乎的大腿上，还装模作样地咬了一口，“托雷基亚欺负人！明明知道我饿得难受，还用甜甜圈来诱惑我！我要不高兴了……”

“什么嘛，这不是撒娇吗……”大腿上突然多了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只穿着轻薄家居服的崎子被光太郎的头发蹭的腿上痒痒，就推了一下光太郎的头，光太郎也随之安静下来。

“诶——”光太郎失望极了，“这一招终于不管用了吗？小时候我这样做的时候哦，托雷可是什么要求都会答应我的……”

“哈？原来你从小时候开始就是故意的！”崎子颇有些上了当的窘迫，想站起来走开，可光太郎这幅体格，哪是崎子能动摇的了的，“……泰罗，你能稍微抬一下头吗？我的腿有点麻了……”

“啊、真对不起！”光太郎闻言立刻挺起上半身，托雷基亚作为蓝族，体型一直和泰罗比起来总归单薄不少，拟态成崎子之后更是如此。

“哎哟！”脑袋嗑在榻榻米上发出清脆声响同时，光太郎也发出一声痛呼。

光太郎也顾不上空空如也的肚子，高喊着“托雷基亚你太狡诈啦”向端着甜甜圈盘子脱身的崎子冲过去，在崎子的惊叫中把少女直接横抱起来。

“啊——甜甜圈、甜甜圈……”崎子担心甜甜圈从盘子里掉出来，在光太郎怀里挣扎了几下，也顾不得弄脏手指，抓起甜甜圈就往嘴里塞，然后口齿不清地问，“你都三天没正经吃饭了！怎么说把我抱起来就抱起……啊！你舔我手指干什么！”

光太郎笑得很灿烂：“托雷基亚的手指上沾了巧克力酱，很甜喔！”

崎子顶着烫得能煎鸡蛋的脸指着光太郎的鼻子：“你这家伙！从今天开始，我来做你的体能师，给你制定减重和训练计划！现在我宣布，东光太郎今天的热量摄入超标，必须加大训练量！”

“收到，崎子老师！那么一会儿的训练内容，还请您莅临监督了！”

于是，崎子就陪着光太郎一起前往附近的神社进行训练。这座神社依山而建，有铺好的石道和台阶，可以用来锻炼耐力。

光太郎小跑着下了楼梯，然后又蛙跳着上楼，在台阶边缘休息一会儿，随后顺着石道做往返跑。崎子则坐在路边的石基上，一边用吸管喝着便利店买来的罐装奶茶，一边读书：自从佐菲以大谷博士的身份将雾崎引荐进了赛特队，他已经成为赛特本部科研团队的一员了，必须得学习地球上的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工作。

见光太郎又一次经过了自己身边，崎子毫无感情地帮他数着圈数：“已经是第六圈了，加油喔，No.6。”

光太郎则中气十足地回应：“好嘞，我会加油的！”

“喂，你小子就是东光太郎？”一个听起来就不怎么友善的声音传来，“我是你的对手长木。我会打烂你的脸，你给我做好觉悟吧！”

光太郎与来人对视，看出了他眼中的不怀好意，正在不解。只见崎子丢下书和奶茶小跑过来，站在两人中间：“你这家伙说什么呢！”

长木打量了面前这位娇小的女士一眼，露出了轻蔑的眼神：“男人之间的事，和你们女人没关系！”

这让光太郎极为不满：“你这是什么态度！”

长木见状，也猜到了两人的关系：“那就现在这儿切磋切磋吧，嗯？准备好在你的女人面前丢脸吧！”

“混蛋！”光太郎可不惯着对方这种狂妄的做派，巴不得拳脚功夫上见高下，一拳就要挥上去。

“*こうたろう[1]*！”崎子还算冷静，生怕私下打斗万一受伤，会影响光太郎的比赛状态，反倒遂了对方的意，立刻将他拦住。

“哼……”长木则坏笑着推开二人，傲慢地离开了。

崎子身量本就小，对方力气又大，直接把她推出老远：“讨厌的家伙！”崎子捂着胸口站稳身子，“推我也就罢了，居然还揩油！泰罗，你肯定不会输给这种货色吧？”

“这你就放心吧托雷基亚，比赛的时候肯定打得他满地找牙！”泰罗叉着腰点点头，“唉？你说什么——揩油？他摸你哪里了？”

“你这家伙喊那么大声干嘛！”崎子轻轻踢了踢光太郎的小腿，“被摸的不过是一副拟态出来的人类身体而已，你担心什么？”

“说什么呢？既然是托雷基亚自己决定拟态成这副模样，说明你也很欣赏崎子的身体吧？而且这副身体，也确实有和托雷基亚相似的地方啊，比如眼睛、鼻子，嘴唇也很像呢！就这样被猥琐男人摸了，不会不高兴吗？”

“说的也没错啦，拟态嘛，总归会有些和自己相像的地方嘛……”崎子盯着光太郎看了一会儿，“就像你现在这张脸虽然有人类做原型，但其实也越来越像泰罗了！”

光太郎抓了抓头发：“还好人类的光太郎是个喜欢周游世界的青年，社交圈并不固定，不然或许很容易会被看出来模样变了吧。”

“不过我自己的话，胸似乎应该更大一些……”崎子一边嘟囔着一边比划着自己并不怎么突出的上围，“当时为了穿和服好看，就拟态成了贫乳呢。现在看来倒是轻松又方便……”

“确实呢，好像女性的胸围比较大的话，运动起来就会很辛苦来着……”光太郎捏着下巴做思考状，“不过托雷基亚的欧派好久没摸到了诶，下一次做的时候还是用本体吧！”

“大胸的话你自己也有吧！”崎子不明白光太郎的执念来自何处。

光太郎理所当然：“我的当然留给你摸啦！托雷基亚很喜欢我的胸肌我可是完全了解的呢！”

“泰罗！好歹也注意点吧！”崎子赶紧比出“嘘”的手势，“要是被别人听到我们可就麻烦了！”

“这个话题明明是托雷基亚先提起的吧，怎么还怪我？”光太郎嘟起了嘴。

“嘟——”崎子不知从哪里拿出一个哨子，“体能师宣布，休息时间结束！继续训练！”

“はい！”光太郎敬了个礼，继续跑步去了。

结束了训练，出了一身汗的光太郎决定去澡堂泡澡：“托雷基亚也一起去吧！不过因为分了男汤和女汤，所以得变成雾崎的样子喔！”

“我们又不是真正的地球人，其实也不需要洗澡吧？”托雷基亚有些不太理解光太郎对泡澡这件事的热衷来自哪里。

光太郎信誓旦旦：“托雷基亚相信我，很舒服的，你肯定会喜欢的！”

“是吗？”托雷基亚咬着吸管，不置可否。

“你果然在这里啊！”光太郎穿过淋浴区，来到了浴池边，“怎么不等我，自己先泡起来了？看来是觉得很舒服吧？”

“泰罗……泡澡真是绝妙的放松方式啊！”雾崎缓缓在浴池里转了个身，这间公共澡堂顾客并不多，此时男浴池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前我们两个人一起探险的时候，你也总能发现很多乐趣……”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一起做过很多胡来的事情呢！还是你上次告诉我才知道，每次化险为夷原来都有哥哥们帮忙呢！”光太郎在浴池边坐下，双腿泡进微烫的池水中适应了一会儿，就整个人坐进了水池里。

雾崎见光太郎离自己越来越近，立刻滑向一边，甚至还用手捧起了水往光太郎的身上泼：“别总是往我这里靠嘛！”

“所以托雷基亚果然是在害羞吧！”光太郎抹了一把脸上溅到的水，“明明都看过了！”

“看过的是崎子！雾崎又没看过……”这下雾崎更是退到了最远的那一条池边。

光太郎点点头：“说的也是，那我就来看一下吧！”说完就一个猛子扎进浴池，“哇……托雷基亚是按照我来拟态雾崎的那里的诶……”

雾崎被他吓得立刻跳出水池：“你闭嘴！”

正在这个时候，整个浴场颤动起来，连浴池里的水都沸腾着翻起了泡泡，甚至还蹦出了鱼。

光太郎惊呼：“这池子好像通向海洋！”

两人对视了一眼，决定会赛特队报告情况。可回到本部，才发现偌大的基地只有朝日奈队长一个人，问了一下才明白，其他的队员都去河边划船了。原本以为他们要过上一阵才能回来，却没想到很是狼狈地走进了本部大门。

原来海象怪兽德派拉斯从海洋的深处来到了东京的地下，它正在寻找地面的出口，先是弄穿了澡堂的池子，又从河里冒了出来，南原君划着船还撞到了怪兽的身上，差点就没命了。

“森山和雾崎留在本部研究怪兽的弱点，其他人立刻出发！”在队长的命令下，搞清楚状况的赛特队准备出动，光太郎却因为节食饿得眼冒金星，看什么都像是吃的，他把面前的电话看成了烤鸡，抓起听筒就要啃。

“东队员，你怎么了？”南原和北岛连忙上前拉住他。

雾崎一边看着连连说自己没事的光太郎，忍不住捂嘴偷笑。

驾驶战机的赛特队员们向德派拉斯发射汽油弹，可根本不起作用，汽油弹打穿了番茄酱工厂的储藏罐，德派拉斯倒像天上掉馅饼一般大快朵颐，甚至吃饱了就打起了盹。

光太郎可就不一样了，他已经饿到把怪兽都看成火鸡的地步，飞机也开得摇摇晃晃即将坠落，队友们纷纷在通讯器里呼唤他。惊醒的光太郎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快把飞机开到德派拉斯的脸上了，急忙跳伞。

被打扰了好觉的德派拉斯则追着光太郎在东京的街头狂奔起来。也亏得光太郎不是普通人类，寻找时机脱了身，不然恐怕早就被德派拉斯踩成肉酱了。他回头望着面对大楼镜子一般的窗户突然发狂的怪兽，若有所思，正要和队里联系，就听见耳机里传来了雾崎的声音。

“根据怪兽的表现，我想提出一个作战计划——用镜子引诱它！”

队长很快认可了这个方案，但是也对出了纰漏的光太郎下令回本部去。镜子诱导作战大获成功，光太郎也可以安心比赛了。

拳击比赛的现场，气氛颇为热烈，光太郎已经上场了，对手正是那天在神社碰见的长木。

森山队员望了望观众席：“怎么没看见雾崎君呢？不是说好一起来为东君应援的吗？”

副队长说：“我们都来看比赛了，本部总得有人值班吧？而且雾崎研究员似乎对这类比赛并没有什么兴趣。”

北岛也附和道：“是啊，他戴着眼镜，每天就是对着基地里的仪器和资料，一副文弱的书生模样，想来可能确实不喜欢这种打打杀杀的运动吧。”

这时，崎子提着装得满满的手提袋走进了赛场：“大家好，我来晚了。”

听见赛特队的男队员们都用“*東さん[2]*”来称呼自己，崎子愣了一会儿，又很快反应过来，连忙欠身：“真是抱歉，我还没习惯被这样称呼呢。”

大家把崎子的反应当做新婚妻子从夫姓后难免会犯的小迷糊，了然地笑了笑。

“崎子姐姐！”原本醉心于加油的健一君看见崎子来了，立刻招呼她过来坐。

“你好啊健一君！你自己来的吗，怎么没看见纱织？”崎子问。

健一颇为不忿地摇头：“姐姐觉得打拳太血腥了，不肯来呢。我只好一个人过来了。”

崎子轻笑，倒是愿意帮纱织说话：“你姐姐的想法我非常理解！当初光太郎非要拖着我看他比赛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呢！”

“那崎子姐姐今天怎么还是来了？”

崎子叹了口气：“你光太郎哥哥为了比赛，已经节食好长一段时间了，每天饿得头晕眼花，看什么都像吃的！昨天还在家里，把遥控器当成巧克力啃呢！瞧，我这袋子里装的都是吃的，就等他比完赛，给他补充能量呢。”

健一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崎子姐姐，你可真体贴！光太郎哥哥真幸福啊！”

“看比赛吧，健一君。”崎子轻轻地说。

比赛已经进行了四个回合，现在的战况十分胶着，光太郎和长木打得难舍难分。

就在这时，崎子腕上的手镯突然发起热来：这个手镯是托雷基亚在为泰罗制作了王冠手镯后，也为自己制作的一个，虽然外观不太一样，功能却差不多。在作为雾崎进入赛特队以后，托雷基亚又对手镯进行了一些拓展，和赛特本部的一些仪器做了链接，这样即使不在本部，也能及时获得监测信息。

原来是大家本以为已经被击败了的德派拉斯，又把自己被击碎的身体重新组合在一起，复活了。

托雷基亚使用了奥特曼的能力，在不被健一注意到的情况下，用雾崎的声音向赛特队通知：“很抱歉打扰大家观赛的兴致，德派拉斯复活了！”

大家商量了一会儿，都觉得已经到了这个关头，让光太郎放弃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决定先行离场对付怪兽，还嘱咐崎子，一定要让光太郎安心比赛。

可光太郎的余光却敏锐地察觉到队员们的位置都空了，一时的走神让他被长木一拳击倒在地。

“泰罗，”光太郎倒在地上的时候，正好与崎子对视，托雷基亚的声音通过奥特念力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德派拉斯复活了。”

“什么？”泰罗回复，“那我要立刻回赛特队去！”

于是光太郎站了起来，在与对手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向他解释，希望可以暂停比赛，让他先去消灭怪兽。可长木显然并不买账，除非光太郎跪下求饶，不然绝不会放他离开。

血气方刚的光太郎哪里听得这种话，再次与他缠斗在一起。

打倒对手获得胜利的光太郎下了赛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上赛特队的队服，可是这时的他已经筋疲力尽，节食多日，又经历了一场消耗巨大的激烈比赛，身上又难免挂了彩，光太郎已经几乎连路都快要走不动了。

他脚底一软摔倒在地，面前却出现了一桶香喷喷的大米饭。欣喜若狂的光太郎用手抓起米饭就要往嘴里塞。

“泰罗！”崎子叉着腰站在光太郎面前，“你再仔细看看手里是什么！”

原来是一桶沙子！

崎子把自己的手提袋扔在了光太郎怀里：“填饱了肚子再去打怪兽吧！我得回本部去，不然大家就会发现雾崎根本没在值班了！”

光太郎打开手提袋，里面满满的都是自己爱吃的食物，甚至还用保温壶装好了饮料：“托雷基亚，你真是太好了！”

以奥特曼的飞行速度，托雷基亚可以说几乎是瞬间回到了赛特队本部。大家一开始还是按照上一次的镜子作战对付怪兽，可复活的德派拉斯似乎已经识破了这个计策，用尖锐的牙齿将镜子戳得四分五裂，径直向赛特本部袭来。

见势不妙的雾崎立刻操作基地机动化升空躲避，而另一边吃饱喝足的光太郎也以泰罗的姿态降临地球与怪兽作战。

看见泰罗补充过体力后充满力量的身姿，雾崎也不禁露出了笑容，只是很快他的心又揪了起来：德派拉斯用它的长牙刺穿了泰罗的身体。

不过，光太郎即使受伤也不会在赛场上倒下，泰罗也一样，依旧英勇地同怪兽战斗。他拔下怪兽的另一根牙齿，将它向掷标枪一般扔了出去，以牙还牙地击中了德派拉斯，将它打败了。

取出身上的那颗牙，泰罗将两颗牙齿组成了十字架，似乎是为怪兽制作了一座墓碑，然后转身离去了。

“托雷基亚！”

“嗯？”

“副队长他们，不是让托雷基亚劝我不要归队吗？你当时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呢？”泰罗问。

托雷基亚蓝盈盈的眼灯闪了闪：“只要……你开心就好！你不是也对我这么说过吗？我的想法也一样，泰罗想做什么，我不会阻止的。”

“噢，原来是这样啊！”泰罗点了点头，“那我现在想和托雷基亚做爱，托雷基亚肯定也会答应吧？”

“喂！你这也太破坏气氛了！”

“嗯？哪有！明明很符合气氛吧！”

Chapter End Notes

注：
[1]：读作“ko-taro-”，“光太郎”的平假名写法。
[2]：读作“san”，对女性称呼的常用敬语，可翻译为“小姐/女士/夫人”。

【必杀！泰罗愤怒的一击】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你们先过吧！”今天正好轮到光太郎驾车外出巡逻，在斑马线前礼让着放学的孩子们过了马路之后，眼看着这一天就要平安地过去了。

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冲到了光太郎的车前。好在光太郎开车时的警惕性很高，立刻踩下了刹车，小姑娘这才没有受伤。

“你这样太危险了！”下了车，光太郎忍不住责怪道。

抱着狗的小姑娘显然也有些吓蒙了：“哥哥……”

光太郎立刻护着小女孩来到了路边：“来，跟我来。这条小狗是你的吗？”

小女孩摇了摇头，喃喃道：“长得很像……”

“什么？”

“我的哥哥，”小女孩说，“为了救一条小狗，自己却死了。”

得知小姑娘是在效仿哥哥的行为，虽然是善举，但光太郎还是觉得她的做法有些欠妥：“晚一点，你自己也会没命的！”

“但是哥哥说了，不仅是人类，哪怕是很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的生命！”

光太郎点点头：“他的话是没错，可你刚才的行为也太危险了！在拯救其它生命的时候，总也要顾及到自己的安危，不是吗？”

“对不起！刚才我只顾小狗了……”小姑娘的声音都低落了下来。

“唉，倒也用不着道歉，”光太郎连忙安慰，“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姑娘。任何活着的东西，确实都拥有宝贵的生命。”

“嗯！”小姑娘一边点头，一边摸了摸怀中小狗的脑袋，“以后你也要注意安全喔！”

“你叫什么名字？”光太郎问。

“满知子。”

“真是个好名字！满知子，以后过马路要当心！”光太郎一边同她道别，一边回到车上，“我叫东光太郎，是赛特队的队员。再见了！”

满知子看着远去的车子看了许久：“死去的哥哥也叫光太郎……”

光太郎直到从后视镜里看见满知子离开了路口，才终于露出一个笑容：今天巡逻的时候既没有遇到怪兽，也没有遇到人类的纠纷，还结识了一位对生命心怀尊重的小女孩，实在是很美好的一天。

就在光太郎准备高高兴兴地下班的时候，他的余光突然发现了异常——旁边一辆私家车的驾驶室里，坐着的竟然是一个宇宙人！

“本部，我是东！我在A16地区发现一辆宇宙人驾驶的汽车，正在追击！”

“收到！我们立刻派出增援。”

宇宙人的驾驶风格实在是狂野了些，根本置信号灯于不顾，光太郎费了好大力气才没有被它甩开：“停车！快停车！”

可宇宙人根本不在乎光太郎的命令，甚至还故意发出刺耳的嘲笑声，更加在公路上横冲直撞起来。可光太郎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宇宙人的行车路线分明是在兜圈子，莫非他想回到最初两辆车相遇的地点吗？

光太郎正想上前逼停，却没想到宇宙人的车突然猛打方向，冲下了路肩，随后在一声巨响中燃起了熊熊火焰。

“这不是满知子吗？”光太郎在离炸毁的汽车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满知子，快醒醒！你还好吗？”

“东！”北岛和南原很快开着野狼号来增援了，见光太郎的怀里抱着一个昏迷的女孩，赶紧问他发生了什么。

光太郎立刻向队友们交代了经过：“宇宙人开的车撞到了这个女孩，车子已经起火了，它或许还在附近躲着。”

于是三人分头行动，光太郎立刻送满知子去医院，南原和北岛则留在现场附近搜查。

通讯器里也传来雾崎的声音：“南原队员、北岛队员，一旦发现宇宙人，请你们尽量不要惊动对方，先拍下它的影像传回本部进行研判。”

医生诊断满知子的外伤并不严重，但她却依然昏迷不醒，还不时发出呓语：“照理说这样的外伤，不应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这女孩的身体里，简直就像还有另一个意识

一样。”

“那她有生命危险吗？”光太郎问。

医生摇了摇头：“这样的病例我还是第一次见，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得继续观察才行。”

听医生这么说，光太郎的眉宇之间也流露出担忧：因为自己正在开车追逐宇宙人，才会逼得对方慌不择路，最终让满知子无辜受难。毕竟这姑娘的兄长，甚至也是在车祸中丧生的！

医生离开之前，还询问了光太郎有没有调查这孩子的身份，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他表示：孩子出事，家长一定很着急，如果有了眉目，一定要告诉他一声。

颇为内疚的光太郎决定在满知子的病床前多陪一会儿，却没想到原本还沉溺在梦魇中的满知子竟然醒了过来：“光太郎哥哥，我想要赛文的人偶。”

光太郎回想起下午碰见满知子救小狗的时候，她的手里也拿着一个奥特曼的人偶，想来是一位喜欢奥特战士的姑娘。既然满知子开口，光太郎必然是要满足她的愿望的，于是他便去玩具店为她挑了一个奥特赛文的人偶。

“光太郎君，”崎子的声音从手表通讯器传来，自从进入了赛特队，托雷基亚就给通讯器增加了一个只有他和泰罗可以使用的频率，“天都黑了，怎么还没有到家？在现场搜寻宇宙人的南原队员和北岛队员都已经下班了呢。”

“真是抱歉，宇宙人逃跑的过程中撞伤了一个叫满知子的女孩，现在她醒了，说想要赛文的人偶呢！”光太郎向崎子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既然她那么想要，我还是现在就拿去医院交到她手上比较好。”

“喔？满知子想要的是赛文的玩具，而不是泰罗的？”崎子轻笑，“看来人类比起泰罗，似乎还是更喜欢赛文啊。这下泰罗得继续努力才行喔，不然就要输给赛文了呢！”

光太郎倒是丝毫没有嫉妒：“在人类喜欢的奥特曼中输给赛文，泰罗才不会生气呢！泰罗只要在托雷基亚喜欢的奥特曼里能够得到第一名就行了！”

“嗯哼？那你这奥特六弟总算也能排到No.1了呢……”

热恋的情侣还在嬉笑，危险却已经悄悄逼近了光太郎——黑暗中，一辆汽车向光太郎冲了过来。

“撞了你以后就跑了？”朝日奈队长端详着光太郎绑着绷带的右手。

因为被车撞伤时，光太郎正在和崎子通话，因此就连雾崎也赶回了赛特队：“你看到肇事者的脸了吗？”

光太郎摇摇头：“当时光线很暗，车速又很快，根本看不清。”

“车牌号呢？”上野队员追问，也同样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南原和北岛做出了猜想：“会不会是白天那个我们没能找到的宇宙人，来找你报仇了？”

“有这个可能，”雾崎表示赞同，“东君，白天的那个宇宙人的模样，你有没有印象？”

就在这时，本部的电话响了起来，森山队员沟通了一下后，对光太郎说：“医院里那个受伤的姑娘，医生说她发了高烧，一直迷迷糊糊地在喊着你的名字呢。”

光太郎向队长请示，想去医院看望满知子。朝日奈队长稍加考虑便同意了，只是提醒光太郎，他这次受伤不像意外，倒像有意为之，一定要注意安全。

“队长，也让我一起去吧！”雾崎提议，“医生不是说，这姑娘的身体里仿佛还住着别的意识吗？我想当面确认一下。”

走在医院的过道里，光太郎问雾崎：“托雷基亚，你怀疑满知子？”

雾崎不置可否：“你这次伤得蹊跷，我们总得提高警惕。”

“可满知子只是个孩子！她甚至愿意冒生命危险，去拯救一只小狗。”光太郎反驳。

“泰罗！我了解你的作风，你总是把这个世界想象得非常美好。可是，宇宙里不仅仅有光明存在，甚至可以说黑暗才是宇宙的主色调。你怎么可以断言，满知子那看起来甜美无害的外表下，没有包藏祸心呢？”雾崎质问。

光太郎撇了撇嘴：“托雷基亚，你知道的，我总是说不过你。但是我见过满知子的眼睛，是那么纯净……”

雾崎叹了口气：“泰罗，我并没有说满知子就是罪魁祸首。或许……她也是被宇宙人利用的。你可别忘了，帝国星人来的时候，不是也变成了我的样子吗？我是希望你万事小心。”

光太郎思考了一会儿，点点头：“好。不过……托雷基亚，一会儿到满知子的病房里，能请你变成崎子的样子吗？”

“这是为什么？”雾崎有些不解。

“满知子是个女孩子，我想，如果有另一个女孩子在场，或许她会放松一些吧？”光太郎解释道，“而且，我有一个疑问……一个女孩子，是会喜欢奥特曼玩具呢，还是喜欢法国洋娃娃？”

“我说满知子可疑，你就连她喜欢奥特曼玩具都要置喙了吗？”已经变成崎子模样的托雷基亚颇为不赞同地看着光太郎，“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喜欢奥特曼玩具？我身为蓝族，也想进警备队呢！喜欢奥特曼，说明这孩子善良、勇敢、温柔，这些品质无论是在男孩子身上，还是在女孩子身上，都是十分宝贵的，不是吗？”

“真对不起，是我狭隘了！”光太郎连忙道歉，“女孩子也可以喜欢奥特曼玩具。而且，说不定她其实也喜欢法国洋娃娃，只是更喜欢奥特曼。”

崎子这才点点头：“这话才算说的不错。”

两人来到满知子的病房，她还没有醒过来，只是即便闭着双眼也紧皱眉头，十分痛苦的模样。崎子轻轻扯了扯光太郎的衣袖，提醒他往地上看：让光太郎受了伤都要交到满知子手里的赛文人偶，竟然支离破碎地摔在了地上。

光太郎与崎子对视一眼，都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光太郎哥哥，你来了。”满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声音幽幽的，倒有些诡异。

光太郎把摔坏了的玩具拿给满知子看：“满知子，这个玩具……”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弄坏的，明明是你特意为我买来的……”满知子气若游丝，语气听起来平白有些委屈。

光太郎立刻心软了：“这样啊，没关系，明天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满知子一开始还想拒绝，可拗不过光太郎，只好说：“那这次我想要艾斯奥特曼，这样就好像和哥哥在一起一样。”

自从进了房间就没有说过话的崎子突然开口：“是因为艾斯是北斗和南通过奥特合体变身而成的吗？”

“姐姐，你是……”满知子问。

崎子示意满知子看光太郎受伤的胳膊：“东君在给你买赛文玩偶的路上，救了差点被汽车撞到的我。所以我请东君带我来看看你，毕竟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会经过那条路了。”

“原来是这样，”满知子盯着崎子看了好一会儿，“姐姐你真漂亮……”

光太郎察觉到气氛有些胶着，便出来打圆场：“满知子，你好好休息吧。明天我再带着艾斯的玩偶来看你。”

然而朝日奈队长说的果然没错，有一必有二，光太郎在给满知子买到艾斯玩偶回来的路上，又遭遇了意外，这一次伤得更重，是被起重机上掉落的建筑材料砸到。

光太郎醒来的时候，雾崎正坐在他的病床边。一向穿着研究员的白大褂坐镇本部的雾崎今天难得出外勤，换上了红蓝相间的作战服，别是另一番英姿飒爽的气质。

只是他现在抱着胳膊对光太郎冷嘲热讽：“嘴上答应的挺好，实际上我的话你是一点也没有听进脑子里啊，泰罗！我已经告诉朝日奈队长，满知子被宇宙人占据了身体，他已经和森山队员去逮捕它了。”

“托雷基亚……”光太郎受了重伤，一时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只得做出一个抱歉的表情，“但就像你说的，喜欢奥特曼的满知子，就像想要加入警备队的你一样，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她。”

崎子还要发作，通讯器却传来朝日奈队长和森山队员痛苦的声音。

“糟了，他们俩有危险！”雾崎立刻站起来，“伤得这么重，好好躺着吧！”说完就离开光太郎的病房，前去支援了。

等雾崎赶去满知子的病房时，才发现宇宙人早已没了踪影，只有昏迷的朝日奈队长和森山队员倒在地上。望着病床打开的窗户，雾崎暗骂道：“可恶，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雾崎立刻赶回光太郎的病房，正好看到卡坦星人掐着光太郎的脖子。雾崎立刻掏出配枪，对着卡坦星人就要射击。卡坦星人则立刻挟持了真正的满知子：“你开枪的话，这女孩就没命了！”

雾崎装作被它威慑住的样子，缓缓放下枪，实则拿起奥特徽章，变身成等身大小的托雷基亚奥特曼，避开满知子，一发光线打在了卡坦星人身上。

“好哇！竟然除了泰罗，还有一个奥特曼在地球上！”卡坦星人一边狂妄地笑着，一边从窗户跳了出去进行巨大化，肆意破坏起城市来。

托雷基亚愤怒异常，也追出去将自己巨大化开始战斗：“竟然敢伤害泰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托雷基亚——”卡坦星人刚才已经用迷眼射线弄瞎了光太郎的眼睛，现在他只能摸索着寻找自己的赛特队服，想要摘下奥特徽章变身，帮助托雷基亚一起战斗。只不过，奥特曼的身体虽然比起人类来说有很强的康复能力，但他毕竟受伤没多久，行动起来还是非常困难。

宇宙人出现以后，南原和北岛立刻驾驶着天鲸号、上野队员驾驶着超级燕子号前来支援，看到正在战斗的不是泰罗，而是曾经和他一起出现过的蓝色奥特曼，还有些惊讶。

托雷基亚发射了几道光线，激怒了卡坦星人。于是它对托雷基亚使出了刚才在病房里对光太郎用过的迷眼射线。托雷基亚没有躲开，一阵疼痛过后，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看不见了——他回想起病房里光太郎的异样，原本以为他是受了伤没法动才会被卡坦星人掐住脖子，这下想来应当也是中了迷眼光线。

南原和北岛也发现蓝色奥特曼在中了光线后，就转进攻为躲避，而且行动也变得不再灵敏。

托雷基亚动用奥特念力，让赛特队员以为是雾崎在通过通讯器与他们交流："敌人是障目宇宙人卡坦星人，刚才发出的是可以夺去视力的射线，得想个办法奥特曼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能察觉它的行踪，不然就太被动了！"

就在这时，托雷基亚听到了泰罗使出燕式飞踢时那灵巧敏捷的声音，随后是卡坦星人倒地的巨响："泰罗，你没事了？"

"嗯！"托雷基亚先是听到了泰罗充满元气的回应，但很快听到了他的痛呼。

"哈哈！泰罗，尝一尝眼瞎的滋味吧！你的本体中了迷眼光线，可就没那么容易复原了！哈哈哈……"卡坦星人一遍狞笑着，一边对行动受限的泰罗开始了单方面的攻击

随后就连托雷基亚都感觉到周围温度在升高，想必是卡坦星人在用火焰破坏城市。

苏醒后带着满知子撤离的队长与森山队员注意到了战场的情况，回想起刚才通讯器里雾崎的话："奥特曼看不见……南原、北岛，给宇宙人戴上铃铛！"

被戴上铃铛的卡坦星人终于也感受到了被勒住脖子的痛苦，挣扎着从泰罗身上爬起来，拼命地想要挣脱铃铛。

托雷基亚也听见了铃铛清脆的响声，立刻告诉泰罗：“大家给卡坦星人戴上了铃铛，声音的来源就是它的位置！”

卡坦星人挣扎的动作愈发剧烈，铃铛的声音也就格外急促。泰罗点了点头，在终于确认了敌人的位置后，喊出了必杀的招数：“*ウルトラダイナマイト[1]*！”

“什么？”托雷基亚听到了泰罗这致命的一击，这是一种他从未听过的攻击技能。不过，虽然看不见，托雷基亚依旧感受到泰罗的方向传来极为热烈的高温，仿佛是一颗燃烧着的火球，随后这股热量冲向了发出铃铛声响的位置。

“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托雷基亚感觉到似乎有一些残骸落到了自己身上。

铃铛的声音消失了，托雷基亚的视力也逐渐复原，想来是卡坦星人被击败，它的光线造成的副作用也就随之消退了。托雷基亚正想到泰罗身边同他一起庆祝，却发现在自己能够再次看见以后，映入眼帘的正是和卡坦星人的尸块一起散落一地的、泰罗的断肢。

托雷基亚瞬间瘫坐在地，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胸前的彩色计时器闪起红灯，滴嘟滴嘟地响起来。随后他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个闪着光的东西。

“不可能……”托雷基亚麻木地拨开断壁残垣，捡起蒙尘的王冠手镯，“泰罗……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好了，要永远……不！”王冠手镯像突然有了自己的意识，从托雷基亚手里飞了出去，托雷基亚伸长了手臂去抓也没有抓住。

然而就在托雷基亚悲痛欲绝之时，地面上泰罗的肢体也一起飞向了空中。随后，一个完整的泰罗又重新出现在了大地上。

托雷基亚愣愣地看着泰罗走到自己的面前，伸出那只戴着王冠手镯的左手，将托雷基亚扶起来，然后牵着他一起飞向天际。

飞到了太空，托雷基亚终于平复好心情，想起来兴师问罪：“泰罗，这是怎么回事！你必须要和我解释清楚！”

“托雷基亚，这个嘛……”泰罗为难地搓了搓奥特天线，长篇大论地交代了自己由于拥有奥特心脏，因此可以使用奥特炸弹这种格外危险的极限一换一招数还能安然无恙，“……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代价，总归还是会对寿命有一些影响，不过也就几十年啦。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啦！”

“那这么说来，之前巴顿……”托雷基亚意识到了什么。

泰罗也承认了：“没错。当时虽然中了毒，但是因为没有伤到奥特心脏，所以很快就恢复了。”

“呜……”托雷基亚捂着脸发出一声呜咽。

“托雷基亚、托雷基亚？”泰罗立刻手足无措起来，绕着托雷基亚飞了好几圈，还从手镯里变出手帕来给托雷基亚擦眼泪，“你别哭了好不好？”

“只减寿几十年就可以随便用吗？”托雷基亚眼泪汪汪地问，“你明明说过，会永远陪在我身边的……少了几十年，怎么能叫永远呢？”

泰罗哑口无言，只得道歉：“对不起，托雷基亚，是我不对。我以后再也不用这一招了。”

“真的？”

“嗯，我答应你！”

Chapter End Notes

注：
[1]：“Ultra Dynamite”，即奥特炸弹。

【大吃一惊！怪兽从天而降】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八月份，健一开始放暑假了，只可惜白鸟先生依旧忙于工作，不能回家陪伴儿女。细心的纱织发现健一最近似乎有些寂寞，决定带着弟弟前往信州度假，希望健一可以在远离东京城市喧嚣的乡下找到自然的乐趣。

因为要住上一段时间，就算夏天的衣服轻便，可加上健一的捕虫网、昆虫箱，还是装了不少行李。光太郎作为健壮的青年劳动力，被临时征用去白鸟家当搬运工，崎子自然也跟着去了，还和纱织一起做了顿大餐，一方面犒劳光太郎，另一方面也算为白鸟姐弟俩送行。

临出发前，纱织向二人鞠了一躬：“我们不在家的这段时间，这间屋子就托付给你们了！”白鸟宅有一段时间没人居住，水电燃气、卫生打扫，纱织都拜托给了光太郎和崎子照应，“其实，你们就算住在我们家，也是不要紧的。”

光太郎露出了一个有些尴尬的笑容：“不用了纱织，我和崎子两个人，毕竟不太方便。”

纱织有些不解：“哪里不方便了？我和健一知道你们的为人，没什么不放心的。”

还是崎子把纱织拉到一边，两位女士咬了一会儿耳朵，纱织这才恍然大悟：光太郎和崎子毕竟是两口子，很多事情不是在自己家里，自然是不方便做的。纱织虽然还是单身，但毕竟是已经成年，又是家中长女，这些事情虽然一时想不到，但并不是一窍不通，连忙道歉：“是我太想当然了，真是不好意思。”

崎子绯红着脸颊摇了摇头：“没关系的。你和健一路上注意安全，在信州玩得开心。”

还没玩几天，健一就打来电话给光太郎，讲述自己的在信州的见闻，比如巴掌大的蜻蜓、歌声格外响亮的知了、小溪里钓也钓不完的螃蟹，还有纱织这次预订的和屋民宿[1]。白鸟家的一户建是洋房，健一还从来没有住过传统民居，这次房东又特意把姐弟俩安排在最好的房间里，房屋的配饰也都古色古香，健一觉得很新奇，事无巨细地说给光太郎听。

“不过……”说完了有趣的事情，健一似乎对接下来要说的话有些为难。泰罗似乎都能够看见健一在电话那一头抓耳挠腮的样子了。

“虽然姐姐说背后议论别人不好，但我想光太郎哥哥或许有办法帮帮杉女士……”健一的话让泰罗也不由得认真起来，原本在看书品茶的托雷基亚也偏过头来。

健一娓娓道来了房东夫妇的独子在两个月前病逝的事情，房东先生尚且能够强忍悲痛，可是身为母亲的杉女士却因为过于悲痛，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每天浑浑噩噩，时常坐在廊下发呆，眼神迷茫又空洞，也从来不与人交流，只对丈夫的一些简单的话语有些反应。健一第一次在民宿里见到她的时候，可被她那副失了魂的模样吓得不轻，后来问了房东才知道缘由。

“虽然信州这边的医生对治好杉女士不报什么希望了，但房东叔叔总相信夫人会好起来的。所以我在想，或许东京会有更好的医生呢？他们真的太可怜了……”

大城市的医疗资源必然是比乡下要优越一些的，不过找医生这件事对于光太郎来说倒不是那么容易了。不过听了如此令人悲伤的故事，又面对一片赤子之心的健一，泰罗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来：“好吧，我请ZAT队的大家也一起想想办法……”

与托雷基亚对视了一眼，泰罗又说：“或许，在他们来东京之前，方便我们来信州一趟吗？”

在征得了民宿老板的同意之后，光太郎便和雾崎一起乘新干线前往信州。健一果然所言非虚，光太郎和雾崎在见到老板娘本人以后，只觉得她的情况比电话里描述的还要更严重些，显然孩子的夭亡对她而言实在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光太郎和雾崎本没有打算叨扰太久，准备当晚就坐车回东京，但是老板对大家的热心十分感激，不仅留他们吃了晚饭，还建议二人留宿一晚：“今晚有夏日祭，还会放烟火。ZAT队平时的工作那么辛苦，这次既然来了乡下，可以游览一下。”

健一一听有烟火，顿时兴奋了起来，一手拉着纱织、一手拽着光太郎，嘴里念叨着“去嘛去嘛”。成年人总是没办法对健一这样懂事的孩子说不，于是换好浴衣，一行四人出发了。

光太郎和雾崎的浴衣都是以白色为底，光太郎身上穿的有着红色的细条纹，雾崎的则印着蓝色的蝴蝶图案。光太郎对各色面具很感兴趣，雾崎则偏爱琳琅满目的小吃。雾崎刚从摊主的手中接过关东煮，就被戴着天狗面具发出怪叫的光太郎吓了一跳。光太郎掀开面具发出得逞的大笑，雾崎就立刻顺手往光太郎的嘴里塞了一个鱼丸。

一旁的纱织看着光太郎和雾崎的互动，用扇子遮住自己的偷笑：“雾崎君虽然加入ZAT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和光太郎君的关系似乎特别好呢！”

“那是当然了！雾崎君和我是同一个地方出身噢，”光太郎说的倒也不是假话，“我们上的还是同一所初中呢！本来已经很久没见了，没想到这么有缘分，现在可以在一起工作。”

雾崎一边腹诽整个光之国分明就只有一所学校，大家都是校友，一边翻了个白眼：“所以东君以后作战的时候麻烦负起责任来！武器和设备的损坏率都太高了，后勤保障部门可是很为难的！”

这时健一在河堤上招手：“姐姐！我找到一个看烟火的好位置！”

绚烂的色彩在墨色的天空中绽放开来，托雷基亚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于是他用念力和泰罗交流起来：“这就是地球人喜欢的烟火吗？在漫漫长夜里转瞬即逝。倒是和这个物种本身很相似呢……”

“和我们的相比，地球人的寿命确实也可以说是像烟火一样短暂没错，”光太郎向后躺倒在草地上，“但是恰恰因为短暂，才格外珍贵吧。”

只不过烟火还没有结束，远处就传来一声巨响，还伴随着爆炸声。前来参加祭典的民众们大喊着“有怪兽”四散避难，光太郎和雾崎也护着纱织和健一回到了民宿。在即将进屋的时候，原本晴朗的天气就已经发生了变化，随即到来的便是电闪雷鸣和狂风骤雨。纱织格外害怕轰鸣的雷声，正捂着耳朵发抖，健一则在旁边安慰着姐姐。

光太郎和雾崎对视一眼，都意识到了这并不只是气象的异常，恐怕是怪兽引起的，光太郎已经和本部联络做了汇报，但是由于天气恶劣，增援一时半会还没办法赶到，光太郎便决定先和雾崎出去探查一番。

然而杉女士就在这时拉开纸门，悠悠开口：“请不要这样做。”自从大家来到这里还从来没有听过她说话，“请不要欺负一个痛苦的、正在哭的孩子。”

房东解释夫人是因为收到打击之后，总是把风声雨声听成是孩子的哭声。被雷声吓得瑟瑟发抖的纱织劝道：“光太郎君，还是等天亮以后再去吧。”

然而杉女士的话却启发了雾崎：“如果是怪兽的话，确实有可能发出和风雨声相似的叫声。而且有些怪兽也的确可以引起气象得到变化……东队员，我建议还是外出调查一下，这样也能为本部后续的行动提供更多的情报。”

外面的情况对于人类来说或许确实有些危险，但是对于奥特曼来说倒是没什么影响。嘱咐房东和健一照顾好两位女性，光太郎和雾崎换上ZAT队的作战服出发了。

赶到雨势最大的区域，泰罗和托雷基亚发现了造成这一切异常的原因。

“这是彗星怪兽莱依德隆，”托雷基亚看着面前这只受伤的鸟类怪兽，用手镯光线替它做了一下检查，“翅膀有烧伤，不能飞行了。看体型，似乎还是一只幼年体。这个物种吸食宇宙植物的花汁为食，地球上并没有它们的食物，为什么会落在这里呢……”

“花？”泰罗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莫非是把夏日祭的烟火当做食物，然后被灼伤了？”

“把烟花错认成了宇宙花吗……感觉的确是幼鸟会犯的错误呢。”托雷基亚也有些认同。

“你说它是幼鸟，那么相必应该有成鸟陪伴才对……”泰罗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立刻朝太空飞去，“托雷基亚，你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哦！”

泰罗果然在离地球不远的地方找到了莱依德隆的成鸟，这只雌鸟的头部生长着触角状的冠羽，正在往地球上降下大雨，这雨是为了给惧怕干燥的幼鸟提供湿润的环境，可对于地球人而言确实恐怖的自然灾害。受伤的幼鸟无法适应地球的重力和大气，在坠落以后无法起飞，焦躁地扇动翅膀只是为了尽快脱离这个陌生的环境，可是却给地球带来了危险的狂风。

在经历了托塔斯王一家的事情之后，泰罗再也不希望有怪兽因为被人类误解而造成悲剧了。于是泰罗努力地向雌鸟传达地球上的情况，希望这位暂时见不到孩子的母亲可以冷静下来，不要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了。如果小莱依德隆继续在地球上哭闹，伤害到地球人的话，ZAT队可是会展开攻击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恰恰是泰罗并不想看到的那一种。

受伤疲累的小莱依德隆暂时停下了扇动翅膀，ZAT队也趁着暂时的平静立刻驾驶飞机紧急出动。然而没过多久，因为与家人走散而烦躁的幼鸟开始四处走动寻找母亲，只不过以它的体型，所到之处的建筑通通被摧毁。

雾崎一边在地面引导着民众避难，一边向空中的ZAT队汇报探查到的情况：“副队长，这次携带的装备里有没有麻醉弹？如果可以让怪兽镇静下来的话，还是尽量不要伤害它比较好。成鸟现在应该就在大气层的外面观察情况，如果幼鸟受到伤害的话，成鸟恐怕也会进攻地球的。”

“麻醉弹倒是有，可是剂量估计不够啊，”荒垣副队长叹了口气，“而且目标一直在无规律地移动，很难瞄准。”

“这个体型居然是幼鸟吗？”北岛队员震惊于小莱依德隆的巨大身躯，“那么成鸟的个头只会更大，一旦造成损失只会更糟糕！”

上野队员指着莱依德隆前进方向上的大坝：“如果大坝出现险情，这么大的雨，下游发了洪水，村子里的人可都要没命的！副队长，下阻击命令吧，不能让它再向前移动了！”

即便雾崎和房东先生都想拉住杉女士，可她非但不愿意撤离，反倒向怪兽的方向走去，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样不行啊。孩子的母亲正在提心吊胆地哭泣呢。你们做过母亲吗？知道母亲的感受吗？”

眼见着莱依德隆离大坝越来越近，荒垣副队长也只得下令开火。

杉女士淌着水向大坝踉跄着走去，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这个孩子不是故意的。请不要这样做！孩子的母亲是多么地痛苦啊，孩子和母亲都在哭泣呢！”房东先生随即追了过去。

雨小了一些，想必是泰罗与成年莱依德隆的交涉有了进展。雾崎停下了脚步，举起奥特徽章变身。他的手镯没有治疗的功能，只能先固定住小莱依德隆受伤的翅膀，然后托起它向天空飞去。

太空中，泰罗和母亲鸟已经在等候了。泰罗简单地给幼鸟治疗了一下，终于将这一对差点大闹地球的母子送走。

“好在不是什么严重的伤，我还能应付过来。”泰罗长舒一口气，“如果再严重就只能请妈妈来帮忙了。”

“杉女士直到最后也认为小莱依德隆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托雷基亚若有所思，“你是怎么想的呢，泰罗？”

“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毕竟只是个因为受伤而害怕到哭鼻子的孩子嘛。”泰罗反问，“托雷基亚觉得呢？”

“地球人，果然是像烟花一样的种族啊……”托雷基亚感慨，“就算原本在热烈地绽放，只需要一场雨，就能全部毁掉了。”

“这么说倒也没错啦……”泰罗搓搓自己的奥特天线。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呢，烟花。”托雷基亚歪了歪头，“No.6，下一个有夏日祭的是什么地方？等回到本部汇报完，就休年假一起去看吧？”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往地球飞去了。

“诶？”泰罗愣了一下，“等等我呀！”

Chapter End Notes

注：
[1]：上译版旁白说这次信州之行是住在纱织和健一的叔叔家，但是结合原片“民宿·松连庵”的镜头、健一并不认识因丧子而失忆的老板娘、纱织在看烟花时说“回民宿”等剧情，可以发现健一只是将民宿的房东称呼为“叔叔”。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